硃批高其倬奏摺

雍正四年十一月初八日浙閩總督臣高其倬謹

奏爲奏

聞事竊查臺灣田土向當臺灣初定之始止臺灣一縣之地原有人戸錢糧故田土尚爲清楚其諸羅鳳山二縣皆係未墾之土招人認墾而領兵之官自原任提督施琅以下皆有認占而地方文武亦占做官莊再其下豪強之戸亦皆任意報占又俱招佃墾種取租迨後佃戸又招佃戸輾轉頂授層層欺隱按其賦稅每田一甲不過內地之十餘畝而

納八石有餘之粟似種一畝之田而納十畝之糧類若田少賦多然究其遞相欺隱畝數則種百畝之地不過報數畝之田實係田多糧少今欲徹底清查海外巖疆恐其紛擾相延愈久清理愈難因田產經界不清居人名戶亦混編立保甲止是大概欲驟更變未敢輕言臣現詳訪熟思俟得一妥貼可行之法始敢具奏請

旨遵行外至彰化一縣新經設立田土錢糧俱爲有限其所管有藍張興一莊其地向係番人納餉二百四十兩原任總兵張國原認墾其地代番納餉招

墾取租數年之前提督藍廷珍轉典其莊現聚墾
種田土者已二千餘人地方文武官因生番到其
處殺人以爲開田惹番意欲驅逐墾戶以地還番
臣思此處若不令開墾當禁之於始今已有二千
餘人又有墾出之地一經驅逐則此二千有餘失
業之人俱在海外置之何所但若聽業主私據佃
戶混占不於起初清理又必似諸鳳二邑之流弊
臣意欲將此田總行清查所有田畝令各墾戶報
出認賦即爲永業俟報明之後不必照諸鳳二縣
之例以一甲之田定粟八石止照內地按畝定糧

量寬其力以下則起科約可得額賦一二千兩或
再稍多亦未可定竟將原納二百四十兩之番餉
題請開除藍張二家總不許霸占并趁量田之時兼
查人戶編清保甲更立四界令官嚴查不許墾戶
侵耕出外似屬一勞永逸久長可行之道臣已檄
行臺灣道府同彰化縣詳議如係可行即一面詳
復一面辦理所有情節臣謹具摺奏
聞謹
奏
區處雖是何若密諭藍張二姓令其自行檢舉將田糧

推卸於各墾戶不尤爲省力乎

同日又

奏爲奏

聞設法操練水師將弁兵丁事竊臣看得福建水師兵丁內頗有不諳水務之人千把多係中等將備亦然浙江水師與福建相彷而本領更覺不及臣細訪衆論會其大意熟悉水師之人內有三等其最高者不但本處海洋情形無不熟知卽各處港口之寬狹沙線之有無何處外洋島澳是洋盜寄泊取水之所何等日色雲氣是將作颶颶回瀾之候

因其熟極故能生巧實於巡防有益此爲第一等
其次或熟知數處情形或熟知本處情形此第二
等又其次者於本處情形亦知大槩在船不暈能
上下跳動運使器械此爲第三等其僅不甚暈吐
只坐艙內不能上下跳動運使器械者此種不過
充備人數而已現在閩浙水師將弁兵丁之中如
第一等者或一營之中竟無其人或僅有一二三人
而年近老邁筋力就衰者居半所有之好者次好
者不過第二等第三等之人而僅不暈吐不能上
下跳動運用器械者叅半此等不知港沙之可以

行走與否不知島澳之可以寄泊與否行船擱淺撞礁立有性命之虞即內洋遇賊尚難期其緝獲安望其巡捕外洋之盜臣愚昧所見惟設法勤令操練則三等者可至一等三等者可至二等或亦至一等即僅不甚暈吐者亦可使之能上下跳動運使器械漸習漸精查閩浙之例本處巡哨之兵只在本處洋面巡哨即總巡分巡之員亦只福建者巡福建浙江者巡浙江如此行走操練止熟本處不知他處止知本省不知外省臣欲稍為變通每年總巡分巡及在本洋巡哨者俱仍令照常巡

哨外臣每年再於此外另派熟悉之員帶領官兵
配給船隻南風起時令自閩省直巡到浙省盡頭
北風起時復令自浙省回棹直巡到閩省盡頭幷
令俱經由外洋島澳令本處巡船與之在彼合哨
不到者據實揭報
題叅如此則各處哨船不能偷安而外洋大盜亦難
藏閃且各處哨巡官兵常到外洋經歷既熟自漸
無畏怯不憚遠出矣至此巡查之員弁兵丁臣派
令極熟者五停參以次熟者五停令其同往沿路
所過每到一處卽添帶其官一員兵十名亦令同

聖恩往俾其操練則二等三等以及稍生之官兵往返一番自必俱有長進若遇有海運米穀等項之事或到江南山東廣東等處臣亦酌量派配官兵令其押船行走所走之處愈遠則所知情形愈廣矣至於閩省現在外委兵丁之中或尚有一等熟悉

此一料理實於水師禆益不淺勉爲之

之人未經試到者臣亦現在留心搜求以備水師之用臣查現在閩浙二省水師各員中有浙江陸路太平營參將陳勇水務極爲熟悉置之陸路無用臣欲保

題水師副將但思補一水師副將各有汛守之地臣

難以不時調遣令其巡查海洋臣查現出有浙江
陸路平陽協副將一缺臣請以福建福州府城守
副將郭祺調補平陽協而以陳勇陞補福州城守
已有旨矣
與臣同城遣委既便且於其帶兵出巡之時臣即
可於臣標及將軍標撫標各員內擇其好者代理
城守印務庶營伍不致廢弛海洋亦甚有益但隔
省調換陞補既於例有礙而陳勇現帶降二級部
議必不允准臣除另疏
題請外謹仰懇
聖恩伏乞

尋常陞補固應循例如事關緊要遇有可用之材何妨破格擢調但於本內聲明朕自有裁奪

睿鑒臣愚所見統祈
皇上訓示謹
奏
所奏朕欣悅覽之有何可諭但自今既令官兵衝風涉險來往大洋則船隻堅固無虞最係第一要務若審查稍有未妥寧先料理船隻爲是
同日又
奏爲奏
聞事竊查行刧浙江黃巖鎮所轄洋面之洋盜臣業將情節及已獲夥賊十三人之處繕摺

奏明續據臣前所遣之員於浙江温州府平陽縣澗宅地方拏獲窩家黃輝超又拏獲夥賊二人再水師陸路各營及各縣共又拏獲二十八人前後共獲四十四人俱係正實此案洋盜細問各供賊首實名陳會又呌陳尾在安海住先在廈門做客頭因攬偷渡懲處後朱一貴之變伊領原任總督滿保告示過臺張貼得外委劄付在水師提標中營喫糧因革名糧舊年纔往温州入賊夥起初是二十二人後打劫各船又押令入夥并會分贓者四十餘人臣得此確供正遣員飛拏陳會隨經水師

提臣藍廷珍亦在厦門先問出姓名遣員到安海
拏獲陳會妻子又拏獲其兄陳祖據供陳會於九
月十六日夜到家住一夜即出外並不說去向等
語臣又細問細訪陳會已往廣東的有消息臣選
差的當之人并訪出認得陳會之人令一同前往
密行查拏陸路提臣丁士傑水師提臣藍廷珍亦
各遣人前往密拏共已遣有六起人前去再陳會
會做客頭或恐往臺灣亦未可定臣亦遣人密行
查拏又懸重賞緝捕總期獲而後已再前供出之
賊首陳興已經查有其人現在臺灣確問不係實

賊臣已止拏理合一并

奏明謹

奏

此案辦理甚好賊首料必不致逸脫

同日又

奏爲奏

聞事竊查原任福建興泉道陶範管理鹽務倚恃熟習

欺朦作弊臣將現得之款會疏

題叅續又經臣會同撫臣毛文銓查伊凡兌收鹽課

銀兩俱外有加平之費每百兩共得銀一兩五錢

又查經管理莆田場鹽務輿化府通判張弘祚報出陶範用諭帖吊出已入公倉未給價之鹽一萬六千擔運賣臣等查此項鹽觔並未納課費顯係偷賣正在徹底淸查確實忽於十月二十三日夜據福州城守營及候官縣報稱刼道陶範託稱欲自寫辦鹽淸單趁空自縊身死幷送到伊桌上遺稟一封除行令確驗報殮外臣對衆拆看遺稟大意稱伊毫無貪黷一派委曲可憐之詞又稱水客陶大張永祥與伊無涉並未發本各水客伊無所需索又另單四紙其中最要者云得平頭四千餘

兩係伊養廉又所賣之鹽係用為部費一千四百
兩與原任巡撫黃國材四千兩送原任總督滿保
盤費二千兩又署藩司應得平頭銀四千一百餘
兩補前布政使秦國龍丁士一舊欠三千四百兩
存銀七百兩等語臣何敢自執己見不行自返但
細查遺稟尚是飾詞除將各項情節臣另會疏
請審外所有遺稟另單臣一一照寫不敢封入匣內
另用夾板交臣進摺家人賫呈并乞
皇上遣員驗明謹
奏

此事已降旨命爾審理矣陶範之稟是否飾詞且置不論只在一死即知其非非端人也

雍正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浙閩總督臣高其倬謹

奏爲奏

聞年成米價情形事竊查福建今年延建邵三府收成有九分以上本地民食足用且頗能有餘興化府收成有八分以上民食可以自敷汀州府收成有七八分可足八箇月民食福州府收成有八分以上可足七箇月民食此六府收成之後米價俱比

前頗賤獨泉漳二府晚稻收成僅有五分民食殊
覺不足米價亦不少減不可不急行預籌即福汀
二府亦須早籌接濟其現就本地料理之處臣已
將江西運到之米調一萬石運赴省城將撫臣毛
文銓所賣之米三千石運赴南澳將存省臣前所
運溫台之穀再運二萬石到漳州運一萬石到泉
州運六千石到廈門運四千石到詔安至臺灣之
米舊例每年買運五萬石以濟泉漳今年又欽奉
特旨再加運十萬石又臣請開通米禁亦奉
聖恩允行在案今年臺灣有八分收成而臺灣倉穀從

前撥用存價十停之中僅有一停實貯約計應買
補者六十餘萬石若再加十五萬石買濟之米及
臣請泉漳之民買運恐本地力不能支不可不詳
愼顧慮臣現詳細酌量其照常年買運之五萬石
仍行令照常買運其十萬石俟看情形再行酌增
所見甚是自應權輕重而爲之
其民間之買運亦看情形酌量數目不許太多至
本地買補之倉穀酌其可能量勢買補再外省接
濟閩省之處現蒙
江南漕米昨據陳時夏之奏恐不能如數矣
聖恩截留江南漕米十萬石易穀二十萬石運閩臣已
差員前往等催運濟兼試行領運山東江南之麥

又臣酌量暫動鹽課盈餘銀五萬兩令差員等帶往上江一帶買米隨帶運回閩省平糶仍繳本還庫開册報部一通融間似於閩省民食有濟又前蒙

聖恩截留浙米十萬石易穀運閩近經浙江撫臣李衛

奏請以此米平糶將所買之穀米運閩接濟臣現遣員到浙接運又帶銀一萬六千兩在温台二府量其可買酌買米二三萬石運閩接濟如不可買卽止其截漕之米浙省旣以易穀爲難閩省復又待米頗急臣現咨商撫臣李衛欲卽將此十萬石之米

甚好

留五萬石於浙省被水之處平糶以五萬石發與

兩省兼益固屬美事惟慮閩民不敷用耳

閩員運回接濟則兩省俱爲有益而此米現成可
以趁冬末春初北風多有之時開行運閩於事旣
爲便捷且能早到閩省又葛繼孔前奉

此項原係度外一著何可指定

旨令運米一萬石到閩今尚未到臣現在嚴催又江西
撫臣汪漋
奏稱發與閩省米五萬石現在閩省只領得二萬四

江西五萬石尚不至於拮据但倉儲虧空甚多裴徫度

五千石其餘者臣現咨詢如江西需米卽可不必

恐無辭卸罪

再與如情形尚可分與亦催速給總之臣愚昧之

未兩綢繆最好

見期於早先籌備不致臨期周章再臣意欲稍多

得米石於來歲平糶之時以米石應付青黃不接

凡事預則立應如是料理者

之用而將運來之穀入倉收貯則來歲之急需既濟而將來之倉儲亦豐臣之所見如此至臣到閩尚未經過一次青黃不接之候雖預揣情形亦恐

懸揣止得大畧必須身經目歷方始親切

尚未得十分確實俟經過來歲平糶一次臣所知

是

者卽更實在容臣再靠實在情形有應備者另行詳細籌酌具

奏臣謹將情節繕摺奏

聞謹

奏

覽

同日又

奏爲懇請移駐道員改設通判事竊查福建形勢臺灣最爲緊要而厦門澎湖係其咽喉鎖鑰之處厦門地方駐兵既多而五方雜處一切貿易并游閒覓食之人以及包攬之客頭偷渡之姦民無不羣聚於此管查辦理其責綦重澎湖地方既駐一協之兵又爲過臺必經之要地亦甚有關係而厦門歷來則以隔兩重大洋之臺厦道兼轄只有虛名竝無實際駐厦門者僅一泉州府同知官輕勢既

不重事繁力亦難周澎湖又僅有一巡檢微員而
與副將對掌文武之任司監放糧餉稽查偷匪愈
覺輕微均難資彈壓辦理之益臣留心細察厦門
係泉州府同安縣所屬之地與泉道原係兼轄興
化泉州二府之員而以厦門割屬隔海之道員既
已鞭長不及而泉州一府之中現有專司之知府
可無庸更令與泉道同居一城臣愚昧之見請將
興泉道移駐厦門管理一切事務而以現在之同
知佐之則於彈壓料理事勢既覺妥協管辦更爲
親切至澎湖之地臣請添設臺灣府通判一員駐

劄管理而將巡檢裁去似於監放巡查諸務有益
除臣另行繕疏具
題請
旨外謹將情節繕摺奏
聞再與泉道既移駐厦門似可將同知移駐澎湖但臣
查厦門地要事繁必得道員同知共理方覺妥協
難以移調其通判一員不得不請添設又福建三
面踞海而向例只有汀漳一道帶巡海之銜實難
遍歷且與泉二府在在邊海臣請將興泉道亦帶
巡海之銜庶兩道分巡於海防更為切實周密臣

措置甚屬妥協具題到日有旨
此議亦是知道了

謹一併奏
聞謹
奏
覽
同日又
奏爲奏
聞拏獲海洋盜首事竊查浙江黃巖鎭所轄洋面商漁
船隻疊被刦掠拏獲夥盜其盜首陳會逃往廣東
經臣及水師提臣藍廷珍陸路提臣丁士傑分頭
遣人密往查拏

奏明在案兹於十一月二十二日據藍廷珍差往廣
東緝賊之功加金祿報稱於十一月初七日在潮
州平海地方認著陳會又名陳尾隨即拏獲報知
潮州鎮添兵押解不日到閩等語所有拏獲盜首
之處臣謹繕摺奏
聞至此案洋盜人人狡猾不吐實供臣近拏到林六一
名即係温州府同知楊吉祥稟中所稱盜首係白
鬚之人雖非盜首亦夥內緊要之犯經臣親問盡
吐實供一總起首同謀及被擄共有六十三人其
被擄燒火煮飯無排行者七人實在夥盜五十六

人有鳥鎗四十二桿并刀鏈等物其旗係打刼的
紬布縫的等語臣查此案洋盜前後現獲四十七
人餘正夥盜九人未獲除密緝務獲外所有已獲
各盜解浙歸案審結其鳥鎗如何出去之處臣究
明衆處謹將情節一并奏
聞謹
奏
此案盜犯不旋踵而就獲實屬有功無過朕甚爲嘉悅
同日又
奏爲恭謝

天恩事竊臣齎摺家人常德於雍正四年十月初六日
回閩所捧摺匣在路上墜騾壓損蒙
皇上天恩不治臣差人不慎之罪換給摺匣臣悚懼無
地已將家人常德重處臣實自愧靡已謹繕摺恭
謝
天恩謹
奏
程途遥遠安能保無失誤况此事朕竟不知久經有旨
諭明奏事人等凡遇損壞摺匣即行換給無庸奏請類
斯者不可枚舉何必如是過慎耶

雍正四年十二月二十日浙閩總督臣高其倬謹

奏爲奏

聞事竊臣細看福建情形福泉漳汀四府產米不敷民
食泉漳更甚每年至二月三月平糶不能不行米

何地不然更有要於此者乎

穀一節最爲福省第一緊要之事而歷年以來平
糶之中積有二大病以致官廩日虛刁風日熾此
二病不除難言充實倉儲接濟民食其一則從前
各官交盤存價收受而所作之價又係不敷買補
之價雖有不肯收受之員加以上司之抑捺泉口
之調停卽不得不收是以日見空虛竟無彌補臣

現在徹底清盤務必懲革此弊容臣查清另行具
奏其一則年年平糶之價太賤即舉福州一府而言
歷年即極豐之歲最賤之價米未有賣至一兩一
石者向時督撫但討目前百姓之稱揚不顧將來
買補之無法平糶之米每石價減至一兩且有不
及一兩止賣九錢者此雖米石極賤之時所不能
有之價下屬奉批收存此價欲買之本處則本處
無一兩及九錢一石之米可買欲買之外省外省
雖有一兩及九錢一石之米可買其各項運脚從
何而出是以屬官之中亦有尚欲籌補者緣價短

難買惟付之束手無策聽其空虛待受叅處耳而
向時督撫如果止圖目前百姓稱揚尚屬具有人心者
中間因糶價太賤更生一大弊端姦民豪棍乘此
依朕觀之非爲此也一則爲漁利起見二則欲借以開
謀利得米到手輾轉之間即有餘利而窮民亦相
銷虧空耳天下敝政豈止於此可長太息者殊指不勝
附和雖設法愈密而其術愈巧竟視平糶爲其一
屈然亦徒自造孽以遺子孫而已於國家何損今日我
次大生意往往借米價畧貴即鼓煽窮民恐嚇官
君臣當痛革前非爲蒼生造福但朕一身安能遍及須
府壓之以官應愛民之說迫之以人情洶洶之勢
賴卿等封疆大吏殫思畢力爲之以冀成效
相沿既久其意竟欲平糶之期一歲早似一歲平
糶之價一年賤似一年所以從前有糶價太賤且
在年內即行平糶者不知此不過米價稍貴非飢
荒可比米價稍貴乃遂如此若實遇荒年將何以

處臣細看未妥併此糴價太賤一節若不竭力挽
回則福省之倉儲惟日就空虛民食終不能接濟
臣之愚見如福州府來年平糴視米之程分高下
每石定以一兩二錢或一兩三錢穀亦視其程分
高下每石定以六錢五分或六錢其各倉之穀亦
有在倉年久及當日收倉之時程分即低者再隨
宜酌定至於各外府州縣亦隨其地平時米之貴
賤定價總之必計算本地秋成後既平之價為準
務使既糴之後仍可於本處或外省買運還倉乃
可源源接濟不至一發不繼但愚民止顧目前不

是當之極

計久遠止知目前得賤價之米之好不知將來無
接濟之米之苦必以爲臣不如從前督撫之愛民
加以閩俗浮薄刁棍復多而紳衿之多事者又從
而和之恐有扞格騰謗之事但臣爲地方長久之
計初行之時若少畏難流弊何所底止然臣亦不
敢孟浪從事已詳細熟計預期先行多方曉諭使
各紳士軍民皆知臣之此意是爲百姓計慮久遠
卽使價稍有餘總仍添賣穀米以濟閩民並無一
毫自爲之私而以堅定持之自然信從可行其平
糶之時雖不必太早然亦不能太遲臣酌量緩急

朕覽平糶增價一段卽念及此而卿業已預籌曉示之
道所慮甚是雖云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但諸如此
等事務又必宜令其誠服方無扞格之虞大凡地方政
令稍有與民俗相違暨一切條約俱當明白告諭務俾
洞悉事情之出於不得已斯乃第一善策既可杜姦人

煽惑之弊兼足以服蚩蚩愚情其有補於治道民心處
次第辦理再行具
良非淺鮮片言數字曷可忽乎哉
奏所有情節臣謹據實奏
好
聞再閩省情勢倉儲豐歉民間纖悉皆知米穀多餘則
人情安定辦理曉諭一切易行所有江南之穀久
蒙
前經有諭此項穀石尚未見陳時夏奏覆
聖恩諭運江南自上緊易穀運送但早則更為有益臣
伏乞
聖恩再令江南早趁北風多時發運不必拘定二十萬
俟再諭看然不能尅期必到也
石隨得隨發則趁風速到若少遲南風一多恐難
行走不能刻期至閩臣謹一併

奏懇
聖恩謹
奏
覽
同日又
奏爲奏
聞事竊福建平糶一事臣已於另摺詳
奏其糶價之多少旣須斟酌卽糶期之早晚更要的
當臣細察泉漳二府情形目下冬底雖則米貴年
內尚可支持不應急急平糶若此際尚在可緩卽

行平糶來歲緊急之時反致米石歉少無以應濟乃泉州鄉紳詹事府正詹陳萬策於十一月十五日恭講
聖諭軍民畢集之時先向提臣丁士傑說又向晉江縣知縣葉祖烈說米價甚貴軍民不安難道餓死他們麽應宜平糶提臣丁士傑應以應問縣令知縣葉祖烈應云在此數年看光景此時尚未應平糶及散後陳萬策傳知府戶房令查倉穀數目又連日知會各鋪鄉保令赴各衙門具呈又屢屢與提臣丁士傑說令咨臣與臣會

陳萬策不安其分招搖多事乃至此乎品行原甚不妥朕因其筆下有出衆之才所以加恩擢用豈料如是輕狂將伊浙閩主試底裏情形詳悉採訪奏聞

奏此其意亦係因地方起見亦係欲稍討同鄉稱好
但止知一面不顧全局而閩省人情輕而易動見
此光景刁姦之徒未免踴躍有穀之家藏起不賣
價反愈貴提臣丁士傑初從貴州米賤之省來閩
未經見米貴之省亦未免有稍急之意亦據民呈
觀丁士傑膽氣平常昨伊奏摺到京已嚴批訓飭之矣
恐其於彈壓地方失之不及
咨臣開查浦海口臣覆以米穀預備已有浙江杭
嘉湖被水海口之禁不可開臣因詳知泉州歲內
可以不用平糶只運穀往泉但使民知米穀有備
而不敢輕許平糶今又半月外米竝未到泉而泉
州米價業已少減可見米貴非本地斷米反因此

一番多餘之事而起至平糶到來春開正臣看地方光景再酌量緩急而行必不致有誤事所有情節臣謹具摺奏

主見是極

聞再晉江縣有監生考授州同李遵仁係本地富家妄於

聖祖仁皇帝忌辰唱戲現在嚴行查處陳萬策先則說與知縣令其查審後又遣人與該縣說令其且緩勿處亦殊違法多事理合一併奏

舉動甚屬荒唐朕自有處置之道一切據實不隱深為嘉悅君臣一德同心當如是也

聞謹

奏

覽

同日又

奏爲奏

聞事竊照福建撫臣毛文銓爲因藩庫存銀不敷解京

將部撥餉銀三十一萬兩仰請

諭部免解一摺奉

硃批該部議奏隨經部議以毛文銓所奏前後自相矛

盾恐有虧空掩飾情弊令臣將該撫所報實存庫

銀并現在徵收銀兩詳細確查果竝無虧空實爲

邊省兵糧起見則所撥銀兩不妨改留閩省若有

虧缺那移借此爲掩飾彌補之計令臣即行據實
題叅著落該撫暨布政使各名下勒限追補仍將
該撫從重治罪等因
奏覆奉
旨依議欽此欽遵移咨到臣該臣行據布政使沈廷正
確查詳報臣又親身盤驗詳細核查福建藩庫現
經撫臣毛文銓所報實存庫銀及現在徵收正項
銀兩俱無虧空惟部撥雍正四年兵餉項下撥有
本年應徵地丁銀六十五萬一千五百八十七兩
零州縣徵解未到而兵餉需發屆期難以緩待業

經前署司陶範任內將現存各案庫銀墊給雍正
四年兵餉二十五萬九百八十七兩零據布政使
沈廷正造入交盤清冊在案即現今尚應預發雍
正五年春季各營兵餉州縣徵解未到亦俱在現
存各案庫銀墊發實係墊發各營兵餉所有臣盤
查撫臣毛文銓所報存庫并現在徵收銀兩並無
虧空其清冊已於交代錢糧事經毛文銓會疏
題報送部在案茲據沈廷正核造所入所出細冊前
來臣謹送部核查外臣思閩省係邊海之地臺灣
澎湖各營俱隔大洋南澳金門廈門海壇各營亦

皇上隔海港所領餉銀船帆載往須候風汛不能刻期
聞再而至歷來如臺灣澎湖南澳各營兩季總發夏秋
兩季卽於二月內一并具領冬春兩季卽於八月
內一并具領其餘金門厦門海壇俱預在每季兩
月之前具領然後可以如期放給卽如雍正五年
春季之餉戶部撥定之文尚在來年正月始到而
臺澎南澳及各處來年正二三月之餉有在今年
八月內預發者有在今年十一二月內預發者不
能不稍有存餘以備墊給又發臺灣暨外省買米
約須十餘萬兩以及每年買銅運銅并預發來年

辦銅修造戰船辦解顏料各項皆須給發均在撥
餉之外在部撥實有盈餘應解之處而在閩省則
有存備預發之項臣再四詳計閩省情形應請留
餘四五十萬兩方能週轉給發所有前經撥解之
三十一萬兩零臣謹遵
旨確查仰懇
聖恩停解另疏
題明外所有情節理合繕摺奏
聞再臣前欽奉
皇上交臣怡親王議奏摺一件原任福州將軍宜兆熊

奏摺一件係宜兆熊請於閩省存留二年兵餉之
事臣查福建地雖邊海若每年有留存四五十萬
兩卽可週轉給發其請留二年之餉似屬太多無
庸請留臣謹將原摺另封恭繳謹

奏

所奏甚屬詳晰知道了近日怡親王擬定一例極爲允
協庫餉存留在外而不令支飾舞弊可謂料理外省錢
糧之上策開印具題朕准行後爾等自得備悉也

雍正五年正月初七日浙閩總督臣高其倬福建
巡撫臣毛文銓謹

奏爲奏

聞勦撫臺灣兇番事竊查臺灣水沙連兇番自朱一貴之變不納額餉且肆行焚殺事案甚多應示懲創使知斂戢臣等委臺厦道吳昌祚面行說與勦撫機宜令酌帶官弁兵番於冬深水涸之時進勦前已會摺

奏明吳昌祚回到臺灣卽酌帶官兵番壯前往於雍正四年十二月初三日直抵山口查水沙連各社番內惟水裡社番骨宗最爲兇惡而附助爲惡者係哈裡難社一居南港一居北港吳昌祚等酌量

分為南北二路吳昌祚帶守備戴日𨺗張文耀等
領兵番從南路而入參將何勉原任淡水同知王
汧帶兵番從北路而入所過番社不許弁兵一人
入寨騷擾又先遣熟番林三等入山曉諭各隣近
番社今官兵所剿者止水裡社行兇之惡番骨宗
等與助惡之哈裡難一社與他社之番無干爾等
不必驚怕但自歸誠向化必行寬撫若敢助惡必
行併剿令其傳諭隨於十二月初三日二路之兵
分行前進茲據吳昌祚報稱本道帶兵入山後隨
據前差之林三等帶決里社土官阿龍領社番迎

接歸誠次日進至武骨納又有總麻丹社土官田
仔帶番壯歸誠初七日兵至外北甲地方土官阿
龍帶毛卒社土官卑臘同番壯歸誠初八日隨著
守備戴日陞等帶兵登嶺而進本道領兵進至水
裡社對面湖邊扎營隨有北路帶兵之叅將何勉
領兵來會據稱哈裡難社番兵到盡皆歸誠留同
知王汧把守其地何勉帶兵前來會合等語當遣
何勉仍回哈裡難社同王汧料理未歸各社隨有
守備戴日陞禀稱帶兵前進直抵番巢放鎗攻擊
兇番越嶺逃散進至骨宗所居寨內伊等各皆逃

去所有搜出米穀散給兵番并將巢穴焚燬等情
本道隨遣兵遍搜并令何勉王汧亦行會搜緝拏
務獲骨宗等去後續於十二日晩有南投土官眉
成及大霞等在山南深林內招出兇番骨宗併同
惡之土官麻思弄押解前來十四日又據麻思弄
引出伊侄巴老肉骨宗之二子拔思弄水里萬并
該社逃躲夥番共十六名投出其來歸各社之番
俱愿照額認餉不敢再行生事叩頭求寬各等情
具報到臣等隨飛行吳昌祚令將各社順番詳細
安輯骨宗等帶出山外拘禁臺府詳究其焚殺實

情及下手殺人之番再定懲處其他處尚有曾經
行兇殺人之番社亦應趁此兵勢懲戒撫輯務期
永遠寧貼不可苟求太過亦不可草率完事飛檄
示行外臣等謹將水沙連番社已經撫定情形先
行繕摺奏
聞再此次勦番御史索琳亦同深入山險水漲索琳與
吳昌祚俱不避艱難臣等不敢沒其盡力之處謹
一併附
奏
朕覽所報情形猶不似一勞永逸景象番性兇頑反覆

無常務令料理妥協久遠平定方爲盡善在事人員於
旋師後將應議敘者酌定等次具奏以聞

浙閩總督臣高其倬謹

奏爲奏

聞暫留總兵辦理事務事竊照浙江提督已奉

旨簡放石雲倬給假尚未到任原定海鎮總兵張溥奉

旨調補南贛總兵其定海鎮總兵奉

旨以臺灣總兵林亮調補亦尚未到任近黃巖鎮總兵

馮廷輔奉

旨革職臣查浙江通省提督及三鎮之中現在只有溫

州鎮總兵邊士偉一人浙省地方營伍旣需人料

理而目下海洋漁期將近粵閩二省漁船紛紛向

浙北上正姦盜冒託爲匪之時巡查緊要之際原

定海鎮總兵張溥現署提督又兼辦定海鎮事務

若

簡調南贛鎮之部文一到卽應起身赴任但浙省現在

需人臣謹知照張溥如部文到時且暫緩赴任俟

新提督石雲倬到任後再行交印起身所有情節

理合先行繕摺奏

聞謹

奏

料理甚屬合宜巡哨屆期需人孔亟正爲此廑念間覽

奏深愜朕懷

同日又

奏爲閩省辦理需人謹冒昧破格保奏仰乞

睿鑒事竊查臺灣縣知縣徐琨做官雖無甚不好之處

但頗任已見辦事恃才而欠斟酌彰化縣知縣張

縞操持尚好而年輕不甚諳練若調在內地儘可

教導望其成材而於臺灣彰化二縣人地均不相

宜臣於閩省屬員中留心細看止有二三人堪以

更調但所任亦俱係緊要之處又難移動今看得
原任福清縣革職知縣張廷琰在福清官聲頗好
性情和平且有識見又原任南安縣革職知縣湯
啓聲居官謹飭辦事細心此二員就臣愚昧之見
似覺張廷琰可勝臺灣縣之任湯啓聲可勝彰化
縣之任二員現奉
旨赴京引
見伏乞
皇上聖鑒如果尚在可用臣謹仰懇
聖恩可否以張廷琰湯啓聲仍帶革職補授二縣令其

效力庶可收人地相宜之效倘蒙
允准其徐琨張縞遇有福建內地之缺臣請另行
題補再臣看有福建被前督臣滿保題叅之原任詔
安縣知縣徐治民經臣審結定罪具
題在案雖此一事其不是在所難辭而臣細訪其在
詔安聲名至今百姓感激稱好臣於審理時見其
有才隨試以小事覺辦理井井有條於閩省形勢
頗熟似覺人才可惜可否懇請
聖恩俟事結後送令引
見仰祈

睿鑒倘猶屬可用臣冒懇
聖恩且令白身辦事效力俟著有實效再與以職銜以
上三人或係革職或係有罪臣以之
奏請實屬冒昧不勝惴悚但臣仰見我
皇上加意人才無所不至茲有所知不敢不據實上
聞謹
奏
所奏張廷琰湯啓聲二員已諭部查明具奏其徐治民
一員於送部引見時備將情節咨明恐朕偶或遺忘也
雍正五年二月初十日浙閩總督臣高其倬謹

奏恭請
皇上聖安
朕躬甚安自入春以來頗覺諸凡順適總皆仰賴
上蒼
聖祖之祐庇耳
同日又
奏爲仰懇
聖恩嚴懲事竊臣在雲南時曾保舉馬駿又保舉劉業
浚令馬駿居官貪贖劉業浚臨事退縮臣保舉謬
錯遴選不慎之罪實無可逭惟有慙愧無地伏乞

皇上敕部將臣嚴加議處以爲保舉不實之戒臣謹繕

摺仰祈

睿鑒謹

奏

劉業浚雖未經覲面馬駿於初見時原屬可取之材然

朕已識其不似端人人實難知安保終始不渝此等事

經歷一番亦未嘗無益將來庶不被屬員之所誑惑

同日又

奏爲奏

聞事竊查臺灣府知府一官地隔重洋獨當一面緊要

之事不能詳候上司批定皆須先自決斷隨機料
理地方民雜人刁必得人地相宜之員方能妥協
辦理現任臺灣知府孫魯臣到任之初聞其操守
頗好爲人和平近看其買米補穀一節辦理竟無
次第亦無斟酌又經管臺鹽頗爲鬆緩鹽斤甚減
於前斷理詞訟率多含混了事雖廉謹有餘而才
具似覺不足於海外之郡不甚相宜伏乞
皇上簡用一才守兼優之員於臺灣地方始爲有益其
孫魯或調一海內之知府加以策勵再觀後效謹
就臣愚昧所見繕摺請

硃批諭旨　三　三十七　高其倬

旨謹

奏

人材之難不料如是奈何奈何臺灣府缺甚屬緊要卿可於浙閩二省郡守中揀擇題請候朕裁定頃據范廷謀條奏臺灣數款其中有甚可取者亦有不可行者朕正在細閱詳酌俟伊到閩卿面詢後再加確訪以待顧問范廷謀乃才勝於德之小人也毋以人廢言而耳不宜傾心倚信

同日又

奏爲奏

聞事竊臣前奏拏獲洋盜一摺奉有
硃批仰見我
皇上賞勞罰罪至公至當臣察地方有盜各文員兵弁
俱有不能勝任之咎查拏緝獲乃其應行勉力補
過之事仰蒙
聖諭令臣題請議敘各員已俱應感激慚恧雖捐糜頂
踵不足仰酬萬一何敢復請議敘臣謹將各員弁
兵丁拏獲各盜日期繕疏
題報伏乞
睿鑒再此案盜首陳會於雍正四年十二月初一日解

到福州經臣面訊并弔各盜隔别識認果實係盜
首隨遣員押解於雍正五年正月十二日據報已
到杭州收審各盜夥亦俱到杭臣謹一併奏
聞謹
奏
地方有盜乃各文武之咎旋即擒獲獨緝捕者之功而
不奬賞示勸豈理也乎
同日又
奏爲奏
聞事竊查臺灣勦撫水沙連番社各番業經歸順并獲

兇番骨宗等情節臣已會摺
奏明今又據臺厦道吳昌祚報稱各社番男女歸順
情願仍納番餉者共四千四十五名又貓裏眉內
社及外社番衆巴里鶴等細獻社內歷年行兇殺
人之番一名阿密氏麻著據衆說卽係前殺功加
外委之人已解回臺灣府詳審等因到臣又准巡
臺御史索琳咨稱北路之番已經定平其南路之
傀儡社番亦多殺人應趁兵威進勦且不過用兵
二百名番三百名卽可辦理等因到臣查傀儡
社番亦有燒殺之案應加懲戒但二三月內恐山

中水發兵番難行隨飛行臺厦道吳昌祚酌量如
可行即行辦理懲戒若天時不可進山剿懲即暫
停止俟再酌量而行臣謹將情節繕摺奏
聞謹
奏
覽奏俱悉但此種番夷與禽獸無異地方文武若不得
人不能時時留心恩威互用令其知感知畏則懲戒之
舉方與未艾似非如是一勞而遂可享永逸之慶也臺
灣情形朕未洞悉不過就事據理而論耳
同日又

奏爲奏

聞事竊查閩省今年正月以來各府米價及沿海各島
澳米價每石自一兩三四錢起至二兩不等臣看
延建邵三府暨福寧米石價平其平糶光景可至
五六月或竟可不需平糶福興二府可至三月或
閏三月泉漳二府可至二月或三月汀州别縣可
至閏三月四月長汀上杭永定三縣可至二月或
三月此外各沿海島澳惟烽火地方米石價平可
計慮如是周到朕無顧閩之憂矣
遲至四五月其餘厦門金門銅山海壇雲霄南澳
等處俱在二月三月即得平糶臣已將各處地方

硃批諭旨 三七 高其倬

就其緩急分頭預備南澳去省頗遠米價最貴臣於去年十一二月內雇覔海船運到米三千石先行接濟今又續運米三四千石前往交鎮臣聶國瀚經收照管漳州府及各屬縣并銅山雲霄亦屬緊要查府城各縣共現存穀六萬石臣於去年十月已運到穀一萬石今又運到穀二萬六千石又運到銅山米一千石雲霄米一千石泉州府及各屬縣并廈門金門海壇緊要與漳州同府城及各縣共現存穀六萬石臣於去歲十月運到穀一萬石今又運到穀一萬石又米一千石又運廈門穀

可謂詳悉妥協之至

六千石米一千石金門米一千石海壇米一千石
汀州府之長上永三縣情形亦甚緊要但山峻河
小水陸俱不能運福州即有穀米顆粒難到然汀
州府及各縣本處積穀尚有實貯者十餘萬石已
可支持臣再四思維遣員到江西買米運濟又遣
員將江西應撥五萬石之米內由贛州府雇船運
一萬五千石到古城地方再搬過七十里之山路
即可到汀州所有三縣之地有限此米穀即可以
接濟平糶無誤又與化府及二屬縣現有實貯穀
二萬餘石臣於去歲已撥運米一千石今又運米

四千石福州府現有實貯穀十萬餘石又有現在
撥運江西之米三萬餘石接濟省城可以充給其
各屬縣俱收成頗好不急待平糶惟連江縣去歲
被水亦需平糶然所需不多易於接濟此現在各
府之情形此外又有蒙
聖恩截留浙江漕米易穀二十萬石今浙撫臣李衛已
料理由海運穀十萬石計日可到可濟閩省急用
又臣商之李衛在温台動閩省庫銀買穀四萬石
運閩今亦已買運此皆可刻期到閩者已有穀十
四萬石臣前就福州漳州泉州汀州興化各處情

形計算所運所存之穀米福州者可平糶到四五
月漳州泉州興化者可平糶到閏三月盡厦門金
門銅山海壇雲霄者亦皆可平糶到閏三月盡浙
穀約計三月閏三月必到加以臺米五萬石分撥
各府卽可平糶至五六月間已可支持江南省仰
欣悅覽之
蒙
聖恩截漕米易穀二十萬石近聞江蘇撫臣陳時夏欲
實運十萬石到閩尚未聞上船之期其到來之期
未能計定大約速則四月遲則五六月福省情形
今年早稻若好則不需江南之米亦可以支持若

又經嚴飭矣諒必如數發運

江南米到更爲有益但米之與穀實有不同閩省潮濕蒸熱穀則可糶可存米則難以久貯福建米穀艱難即一粒之米非容易到來者應十分貴重愛惜今歳即須預籌來歳地步臣原意以米平糶留穀備貯今浙江之穀到在三四月間正當平糶之時不得不糶江南之米到在五六月間反可以不糶然恐難存又有不得不糶之勢此事爲可惜

好

臣再看到來之米之光景詳細計慮如若可存臣必設法留存以備積貯至臺灣運米一節去年仰荷

聖恩於每年照常運米五萬石之外又添運米十萬石
又臺灣倉穀未買補者數十萬石又臣請開臺米
之禁令泉漳之民販運接濟奉
旨准行欽遵在案臣恐三事竝行臺灣係一隅之地力
不能支隨行令臺灣道府及各縣酌量該地米價
情形如可買若干即買若干如不可買即據實詳
覆再行酌量即發臺灣買米十五萬石應需價脚
銀一十七萬四千兩臣止令先運過臺銀七萬兩
買購照常之五萬石餘銀陸續運往俟臺灣覆到
可買時然後再令購買近據臺灣府及各縣詳稱

臺地米價頗貴至今不減所加買之米十萬石又
應補之倉穀俱請停買又泉漳之民買販者亦請
停禁等語到臣臣思臺灣原係產米之區去年又
有八分收成且米穀現尚未買何至價昂細訪其
故實因府縣不善辦理先行封莊買補倉穀既已

深得所以然之情矣

張皇而臺地之民姦狡者多即串通各業戶將穀
石匿藏暗中擡價遂致束手無策臣今通身計算
就閩省現在之情形及各處運來之米穀福興泉
漳汀并各海澳今年之平糶臣儘可以接濟無虞
臺灣若不就勢變通照顧料理不但米穀究不能

所見甚是

買而彼處兵民反受米貴之累臣已會同撫臣毛文銓大張告示諭知各民臺灣運米一節除每年所運之米五萬石仍照常運送外加運之米十萬石竟行停運買補倉穀一節惟臺灣本地恐四五六月亦需平糶應於三縣之中共買補穀十萬石以備平糶此外一槩盡停買補至泉漳之民買販

是極原不當禁此一節料理甚屬得中百凡但能以中

一節臺地之民必有餘方賣泉漳之民必價賤方

字爲準焉有過不及之失

買原係彼此兩愿應聽其自然無庸示禁并行知

是何言歟竟行停止何罪之有內外大臣果皆肯如是

道府各縣在案所有臣竟行停止之處實屬罪戾

盡心竭力圖罪而行朝廷無可罰之人矣一切諸務悉

但因事勢不得不然伏乞

應似此權宜變通而爲之方是假若毫無情故草率孟

聖恩鑒宥至臣不停止買販一節之意臣細查去年臺

浪任意更張則又當一論也

地有收民間自行買販實可得米且所販出者亦

固執通融二義本屬對待但論合理與否耳

不甚多又泉漳各處之民性輕往往爲虛聲所動

若聞臺米尚在開禁即臺米並未到其地民間藏

穀皆肯出賣米價即不增昂若一聞臺米禁出即

留米不賣人情即不能安臣酌量情形不得不兼

朕亦如此想何因致於匱乏

顧料理再臣所料者臺地之米本非乏少不過因

串同擡價欲勒各官貴買今一槩停買則其計不

行臣撙其勢必反賤減俟其賤減之時臣再酌量

此番作用不但目今其計不行兼可杜絕將來小人之

設法辦理可買仍酌行買補如不可行臣不敢孟

覬覦

泿再前奉

旨令葛繼孔運米一萬石到閩今葛繼孔已到先運到

米六千石臣已分發各處接濟其四千石據稱隨

麥雖長茂仍需雨澤均調總賴

後再行買運等語又現今各府麥子所種甚多長

上蒼之祐庇耳近聞閩廣墾藝不盡地力率多種樹以趨

發極茂人情甚安臣之預備亦已頗周謹將各項

利其實無益朕為此降有諭旨即日由部頒發但亦難

情節詳細繕摺奏

以法强須飭諭各該有司從容勸導愚民實力為之方

聞又臣前遣員齎庫銀五萬兩往江南買米今聞江南

始有濟

被水者數處恐未必能買臣查現在情形此米不

江南光景尚可購買然亦難鑿定也

得亦可辦理謹一併奏

聞謹

覽

奏

浙閩總督臣高其倬鎮海將軍暫辦福建巡撫事

務臣毛文銓謹

奏爲奏

聞事竊臣等據興化府同興化協稟報據仙遊縣知縣

蕭系閎右營遊擊胡璟報稱雍正四年十二月十

八日據鄉保黃未顏德報稱本日將明之時有姦

民在太蜚山上聚人擂寺中之鼓關係地方等語

隨差官弁兵役拏獲鄭洞鄭官郭尾鄭貴劉冬劉

細顏二等又續獲陳烏一犯研訊供出係監生吳漢起意爲首有吳學林昆吳派巡鄭昭劉冬彭龍孫二蕭引鳳等幫助欲同行搶刦轉邀陳烏鄭洞鄭官郭尾鄭貴劉細顏二凌池林株林壽陳使官吳開等又鄭昭轉招楊偉與吳漢一同爲首蕭引鳳陳烏亦串黃新另自爲首轉邀朱成郭穆張佛陳愛朱檜陳粦等七人另自相隨吳漢楊偉等於十二月十七日夜各備棍擔欲行搶刦縣內富家黃新等亦到東門外因人少不敢行搶各散回家林昆等十四人又於十八日早到大蜚山上鳴佛

前之鼓相約招人搶刦等供隨分行各處陸續將
供出各犯按名拏到臣等現令布按二司會同研
審外伏查福建此等風習極爲姦惡似此兇徒必
得當時示懲衆方知警臣等酌議將此一事一面
繕摺奏
可保卿斷不至於寬濫
聞一面細審務令的確不敢濫及無辜卽將實在創意
爲首之人及情重者在本處傳齊衆民曉示一番
令其眼看立斃杖下其餘爲從者雖加嚴處但留
之本處有親友黨類難免惑動請仍
甚當
題結充發臣等就愚昧之見料理伏乞

睿鑒再吳漢係監生不候咨部革除即行杖斃及將首

此等料理朕實嘉之朕非好殺之主也須知殛四兇誅

犯杖斃餘人

少正卯亦出於不得已耳但當審度輕重不涉造次斯

題結均與例不合臣等實因欲懲戒地方惡習起見

無遺憾雖與例不合而與理相符何妨乎

謹一併奏

聞謹

奏

知道了

雍正五年四月初四日浙閩總督臣高其倬謹

奏爲奏

聞鹽務事竊查閩省鹽務臣於去年八月內已將所查

及臣擬次第料理情節具摺詳
奏隨蒙
陳豫朋奉差倉場聲名頗好朕初見其人原不甚取因
聖恩將陳豫朋放授運使幫臣辦理已於今年正月內
念伊係舊相之子又蒙朕如是任用自必奮勉圖報諒
到任所有鹽法通身斟酌定爲調劑章程之處臣
不致貽羞厥職所以擢授運使但近聞人言紈袴習氣
大槩已經籌定尚欲與陳豫朋再逐一熟商務求
尚未能除且從前行止多有不妥處若是則何可傾心
周到方敢詳奏請
委任須當留心試用
旨欽遵辦理抑臣更有請者鹽政事務臣現同署巡撫
臣毛文銓辦理新巡撫臣常賚伏乞
常賚人原妥當鹽務堪以同辦具疏題請可也
皇上命其與臣一同辦理臣不敢存絲毫避卸之念但
多一人商量斟酌事更周詳於鹽政有益臣謹仰

懇

聖恩謹

奏

覽

同日又

奏爲奏

聞事竊據閩安副將魏大猷報稱有琉球國今年新來

貢船將次到港等情所有迎伴各事臣查往例係

福州府同知衙門辦理適同知沈宗敘病故臣委

閩縣知縣于沛署事幷諭令詳細加意辦理隨據

于沛稟稱琉球國入貢向來各衙門多有有規禮者自巡撫梅錡已經革除因同知係承辦衙門尚存有未革規禮銀二千四百兩

皇上天覆地載懷柔遠臣卑職不敢接受此項應行永革臣隨加獎勵諭令該縣將永裁規禮之處明白說與琉球陪臣以免棍徒騙去又據管理海關知府張無咎稟稱有管館之人亦尚存有未革規禮二百兩已經亦行裁革所有情節臣謹繕摺奏

聞謹

奏

甚好

外邦陋例自應裁革以示中華大體務令屬員眞實奉
行毋或稍違

同日又

奏爲奏
聞事竊查閩省自雍正五年正月以來至三月盡間各
處米價俱平人情俱安泉漳二府原擬二月開糶
福興二府原擬三月開糶因此情形故尚未開糶
今漳州福州興化三府俱於閏三月開糶泉州汀
州二府於四月開糶其延建邵三府福寧一州米
價甚平尚不用平糶至於現在平糶之價雖酌平

減然不敢太賤先將情由出示諭明各處之民悉皆寂然惟省會人雜有以糶價不大減怨悵臣者已經瞎貼數張匿名帖其大意說臣糊塗市上米價一兩二錢七八分而總督糶價一兩一錢六分倉米比市米有倉氣不如市米新鮮價錢所差無幾百姓何苦去買倉米但臣以為平糶原係欲扯平市價使之不驟長則民間自安非欲日日供給百姓每餐之食用必令取資於官米也臣付之不理今數日以來其言皆息情形安貼市上米價又每石賤減三四分此現在平糶情節臣謹奏

我君臣但將為國為民誠念對越
天地神明似此無知橫議付之一笑而已奚足挂於口齒況是非真偽久而自明切勿因道路悠悠之言致被搖動初心勉之

聞再福州府現今二麥皆已刈穫有七八分收成早稻
於閏三月二十六七及四月初一等日得雨已栽
插九分雨微不足十日之內再得雨更好興化府
二麥有八分收成早稻栽插九分亦雨微不足十
日內有雨更好泉州府二麥有九分收成天氣先
旱早稻栽插止有三分閏三月二十六七兩日得
雨早稻已插有八分雨尚微不足十日內再得雨
更好漳州府自三月下旬以來少雨早稻栽插無
幾閏三月二十六七兩日得雨甚大現栽插七分
閏三月初一日以後漳州米價昂長每石二兩五

錢因先前旱稻難插之故又境接廣東潮州潮州
之米近來甚貴每石聞賣至四兩以外搬買漳州
深慰朕懷憂聞之心今方稍釋矣
之米者亦多故漳州現雖二麥大收而米反長價
未必非地方刁悍
今經平糶又已得雨人情頗安詔安平和二縣民
之氣所感而致當因此勸導之
間時證病者頗多前因米貴臣恐知府料理不周
又現已委糧道李玉鋐等飛往料理平糶及醫藥
調治其延建邵三府雨水米價裁插俱甚好惟長
汀上杭二縣米價頗貴臣已預備料理米穀皆有
可以接濟再南澳一鎮其左營屬福建管右營屬
廣東管地係潮州管其處米價甚貴臣前已運米

二千石前往接濟伏思廣東米貴均屬
皇上疆土軍民多運南澳之米卽可兼濟潮州臣又運米五千石已到大半行令總兵聶國瀚將兩營兵丁及民一體接濟平糶今又再行添撥前往惟是聶國瀚忽報病故一時失去管辦之人臣已飛飭料理外再俟江南米到臣酌量或一萬石或一萬五千石再行運往南澳雖該地兵民無多不用如許之米然南澳有米平賣其勢自然流通潮州亦可少補臣謹將情節繕摺奏
聞謹

聶國瀚物故深爲惋惜現經有旨移調三鎮謝希賢人材壯健甚覺可觀命其署理山東總兵帶管天津船隻頗屬諳練朕再加以嚴訓將來可望大有成就

據奏運米南澳俾其流通等語但閩地最要不知充裕若何如果本境既足又復兼濟隣省乃係極好之事其量力而爲之

奏

同日又

奏爲奏

聞事竊臣據臺灣府鳳山縣詳報訪聞得該縣黃機裔地方有謀匪之人隨經拏得黃萬楊全王裕黃日又續拏獲阮怨一名隨訊據黃萬等各供係黃六師招伊等爲匪到半屏山取齊十二月二十五日

要打統領營竝無旗號劄付去到時見沒有幾箇
人害怕就跑回來了同夥有賴棟許鼎李天寶隨
亦陸續拏獲等因又鳳山縣報據署諸羅縣關開
因該縣陳日隆家被盜一案拏獲鄭國龍陳隆林
居三名不認行刦自承曾往南路謀匪情節移解
到縣訊據鄭國龍林居供有陳三奇爲首招人往
阿猴林謀匪伊等同去見人少就散回來了據陳
隆供林居往招是有的竝未同去等語又林居供
陳三奇已經諸羅縣拏獲供認行刦陳日隆一案
收禁在監隨又移提到案訊據陳三奇供共約有

十餘人推伊爲首共商爲匪招人要打統領營到阿猴林因人少各散同夥有徐龍鄭塡林富蘇建王世龍與化四大慨陳老鄭合黃允併林居鄭國龍等語隨又拏到林富黃允亦經招認等因先後具詳到臣臣隨一面飛飭研究實情所有夥黨務行拏獲毋令走脫一面與署撫臣毛文銓商酌臺灣不比內地此等姦匪旣經拏獲應卽時嚴處示衆則人人知警可戒將來隨會飭臺灣新任總兵陳倫烱臺灣道吳昌祚於文到日卽速會同研審究出夥黨上緊嚴緝逐一務獲其爲首主謀之人

并爲從情重者一經審明即請出總兵官

王命在於彼地當衆宣諭正法餘者仍牢固監禁俟臣

等審擬具

奏完結去後續據臺灣鎮臣陳倫烱道臣吳昌祚會

詳內稱接到臣等會飭之文即將各犯首從實情

究問明白已於閏三月十六日將爲首之陳三奇

當衆曉諭正法梟示其林居黃允黃萬三人相助

爲匪各處招人係爲從情重者已當衆杖斃并遍

張告示曉諭外所有續獲之徐寧亦係爲從情重

之犯即當處死但此案未獲之人尚有應留質詰

此三犯亦當正法者

今暫監禁餘同夥之鄭國龍王裕等犯現在監禁

務令盡數拏獲悉予正法斯種匪類何容姑息

候示其未獲之黃六師陳老等共一十四人現在
躧拏務獲等因前來臣隨批令將黃六師等一十
四人務必竭力即速拏獲其案內夥犯止留徐寧
林富王裕三人在臺候質餘犯俱即解省審結但
此等之事嚴之於臨事尤當謹之於平時嗣後該
鎮務飭營員將山僻之處輪流遊巡鄉鎮地方嚴
查防範該道府督率各縣細編保甲嚴查姦匪勿
飾虛文務有實際飭行在案再新任臺灣府縣蒙
皇上天恩賞放自不日到省臣亦再面與備細詳說反

復勉勵令其竭力辦理一番當既懲之後又加以
嚴防勤辦庶海外地方可期安靜臣謹將料理情
節繕摺奏
聞謹
奏
更有諭旨俱批毛文銓摺內茲不重宣
浙閩總督臣高其倬鎮海將軍暫辦福建巡撫事
務臣毛文銓謹
奏為奏
聞事竊臣等前奏拏獲臺灣北路水沙連社為首兇番

骨宗等一摺奉有
硃批臣等謹稟
聖諭詳細思慮其北路之番雖經勦懲目前自然歛戢
但不行周詳籌畫嚴密防範稍久仍恐滋事臣等
現經行令臺灣鎮及該道府一面於要路設汛嚴
防一面仍令熟商辦理之處臣等再加商籌容另
具
奏外又南路傀儡社番亦多焚殺之處前據巡臺御
史索琳咨會亦應勦懲臣等隨行臺灣鎮道令細
細酌量如山中三月間溪水不大尚可進去卽速

料理勦懲如春夏之間山溪水已大長難以進去
即行嚴防俟秋冬再行辦理茲據該鎮道覆稱此
時山溪水大難以進山應俟秋冬商酌勦懲但現
在有傀儡突入阿猴社寮內殺死土番巴陵等四
名又入隔壁寮內殺死番婆二口查其住處離山
口不遠且不須多兵即可勦懲應先行相機懲創
等情前來臣等已行令酌量派員帶兵先爲勦懲
俟勦懲後再應作何料理防範之處容臣等再詳
細籌畫另行奏
聞至於前獲之兇番骨宗等經臺灣道吳昌祚已委員
高其倬

押解到省臣等會同親審據各供骨宗爲首出山
焚殺過十餘次伊自殺過十人其餘係夥下之人
同殺者又阿密氏猫著一名雖供只殺過二人而
領帶衆番焚殺數次其殺過二十六人情罪最重
其拔思弄等十三人或供曾經殺過五人四人三
人二人一人不等亦皆出山焚殺數次其水裏萬
等五人雖供未經殺人然亦屢次同行臣等查楚
省紅苗治罪之例伏草殺人再犯者不分首從皆
斬立決骨宗等殺人不止二三次應照此例擬罪完
結尚覺罪浮於例但係生番雖經官兵追拏窮追

無路可走始行投出仍係曾經報出之人應行援
減然臣等細思骨宗阿密氏猫著二犯實係首惡
若不即加嚴懲恐各番以爲如此焚殺仍可不死
則人人效尤又斷不可行臣等愚昧之見欲將骨
宗猫著二犯仍擬立斬梟示押至北路番子山口
原行兇之處正法示衆其拔思弄等十三人援減
擬斬監候其水裏萬等五人照爲從例枷責發落
但係番人且放回必更滋事應留在省城永行監
禁除審擬之處另行繕疏具
題請

旨外理合先行具摺奏

聞謹

奏

辦理甚屬允協若照內地而論既有如此兇惡形跡悉當正法何可稍爲末減但念若輩實與禽獸無二姑開一面之綱可耳

雍正五年六月初四日浙閩總督臣高其倬謹

奏爲奏

聞福省平糶情節事竊查福省今年正二三月以來雨水太多至閏三月四月缺雨各處早稻不能遍插

福州府米價比前較長與泉汀三府及厦門金門
銅山海壇各標鎮協營駐兵處所米價俱各昂貴
漳州府米價更貴賣二兩一二三錢一石而南澳
一鎮半屬福建半屬廣東米價尤貴俱賣三兩及
二兩七八錢一石此南澳一處尤爲緊要臣於去
冬今春陸續預撥米八千石穀一千八百石運往
接濟近江南之米船已到又飛撥米一萬三千石
行令各員不拘閩粵所轄一概平賣以濟民食今
據各員稟報五月末南澳米價已減民情已安尚
可剩有餘米臣隨飛飭不必急糶酌量存貯以備

將來接濟其漳州府及興泉二府厦門金門銅山海壇各處臣先行令將臣前已經撥運到之江南浙江買回米石及江西運來米石幷浙江運來穀石卽酌量平糶凡平糶各屬先儘用米石如米石用完再用浙穀之被海船潮黴過者其好穀留貯倉內不許動糶以備積儲去後隨江南截漕之米陸續運到臣亦隨陸續飛撥運往分頭接濟今據各屬稟報閏三月四月及五月之上半月百姓待米頗急買者甚多因官米發糶民間米價稍平近五月下半月以來早稻將收米價漸減百姓買米

者亦漸少各處民情俱皆安帖汀州一府不通海運臣由江西運米一萬石前往接濟今早稻將收米亦漸賤人情安靜福州府地方今年雖亦開糶然其米價始終未曾太貴民情甚安至延建邵三府今年不用平糶其各府各處到六月初間早稻刈穫平糶即可停止約算各處所糶止用米石不曾多用穀石即米亦未用完臣現在嚴飭加意收貯其臺灣府自三四月以來米價俱不平減所有接濟泉漳之米臣除只令照往年之例運五萬石餘外俱盡停運現今福省平糶之事已竣各處極

其安靜所有情節臣謹繕摺奏

聞謹

奏

毛文銓袒徇屬員通同蔽匿汝復為之容隱遮飾朕既
廉知種種情弊則凡此番措畫係為民耶抑為官耶果
真平糶耶或巧移穀價貯庫耶總至於疑而難信矣早
知汝緣各屬虧空起見何至去冬今春朕為該省米穀
枉費數月焦勞另有諭旨命楊文乾來閩面傳

同日又

奏為奏

聞早稻收成情形事竊照今年福建省閏三月四月頗
爲缺雨早稻栽插未遍泉漳二府更甚四月二十
邊方得透雨泉漳及各府早稻皆遍行插種自四
月末旬至五月初十日以內晴雨甚是適宜各處
早稻長發極茂目下漳州府之早稻已熟約有八
九分收成興化府早稻約有十分收成泉州府早
稻約有八分收成福州府早稻約有八九分收成
惟福州府屬之侯官閩清二縣於五月十三四五
六等日大雨如注山溪之水暴長數丈二縣內低
下之田山水溢入田內稻子俱被水漫過頭數尺

水退之後雖仍結實分數少減候官縣收成約有
七分閩清縣收成約有七分以上至延建邵汀四
府其地氣與福興泉漳不同早稻甚好現已結穗
據民間約估云有九分以上收成但尚遲一月方
得全熟此時難以確定惟邵武一縣因山水大發
田稻有被衝壞者十停內有一停餘俱茂好其臺
灣一府早稻亦熟約有八分以上收成現今福省
晚稻又將插蒔秧苗俱好田水充足所有福建二
麥俱已有收今各府早稻又皆大熟臣謹將情形
聞
詳行繕摺奏

聞謹
奏
覽閩省旱稻情形朕懷深慰
雍正五年七月初八日浙閩總督臣高其倬謹
奏爲奏
聞事竊臣於在京
陛見之時面奉
聖諭臺灣地方緊要令臣到閩加意料理欽此欽遵臣
自到閩以來日夕察訪雖少有所聞不敢輕易舉
行今經一年稍知詳細就臣愚昧所知以爲臺地

險要遠隔重洋全在文武得人方可治理妥協臣

查現在臺灣總兵蒙

聖恩簡放陳倫烱爲人謹愼雖尚未見其料理之效但

陳倫烱亦恐未必勝任不得其人奈何

比林亮操守謹嚴約束操練兵丁頗爲盡心安平

一介武夫耳

協副將康陵自到任以來甚能刻厲著實嚴查偷

渡勉力辦理營伍澎湖協副將呂瑞麟甫經到任

此人似好然亦難保始終

尚未見其行事前在臺灣操守甚好極能管兵新

是乃上好之員

任臺灣府知府俞存仁過省時臣留伊十餘日詳

細與說臺灣之事覺人甚謹愼且老成歷練再張

張廷琰才具平常湯啓聲稍優亦不見有所長斯二人

廷琰湯啓聲俱仰荷

因汝薦舉所以錄用

聖恩准放臺灣漳化知縣此二人向在福建居官俱好

其人賢否前此未知

諸羅縣知縣劉良璧新經調臺人頗勤慎鳳山縣

知縣蕭震任臺年久辦事最勤人亦質朴以臣愚

斯數人俱係循分供職之員授以方畧令其奉行或庶

見現在臺灣之官似皆可以責成料理至臺灣地

幾可若責成料理恐才力識見尚有未逮

方中緊要之事應行料理者如民人搬移眷口應

行酌定折徵粟石應改徵本色兵丁不敷防巡應

請酌添生童考試應取本地之人臣謹一事另繕

一摺具

奏請

旨遵行又查禁偷渡一事臣已得備細尚有須斟酌之

處容臣續行奏

奏到候朕裁酌

聞又籌買倉粟及留心米價二節臣於盤查倉穀疏內

詳

奏其稽查換班之兵冒名頂替及防範姦宄之人無

知妄為二節臣現在嚴查嚴防并與水師提臣藍

廷珍陸路提臣丁士傑總兵陳倫炯嚴密辦理并

地方文武盡力查防一語談何容易

飭地方文武盡力查防外此外有田土一節頗係

地方根本之事而辦理極須詳細斟酌臺灣田土

經界不清數目隱混者多有言宜加清丈者有言

可以增額者臣雖屢飭查辦而原任知府孫魯等

清釐田土原係難事使委之新任數員辦理亦難免過不及之失

才具短淺至今尚無頭緒茲臣已面與新任知府俞存仁詳細說明令其徹底料理但海外之地若不籌畫至當至妥臣不敢孟浪輕言俟俞存仁到臺將料理情形據其所見稟覆到臣臣再加籌想具摺奏

是極

聞又番人焚殺一節此事情節中有數種一則開墾之民侵入番界及抽籐弔鹿故為番人所殺一則番社俱有通事通事刻剝番人憤怨之極遂肆殺害波及隣住之人一則社番殺人數次遂自恃強梁頻行此事殺人取首誇耀逞雄臣再四詳思治番

之法最先宜查清民界番界樹立石碑如有焚殺之事即往勘查若民人侵入番界耕種及抽籐吊鹿致被殺死則懲處田主并縱令擾入番界之保甲鄉長莊主如漢民並未過界而番人肆殺則應嚴懲番人臣已行令臺灣文武又與新府縣面說

尤宜將百姓并生熟番夷分別清楚令其各務各業不容混雜斯爲上策其間稍若不清則諸事叢生矣

令會同徹底查清隨其地勢或二十步三十步立碣刻字既定之後不許擅移尺寸界址既清則生事之時係番係民稽查有憑懲處庶可得實至通事一節臣現在嚴禁嚴查又行令道府稽查各縣不許接受餽送濫以無妻子田房及行事不好之

人僉充又令各縣嚴行查處通事不許刻剝番人胥役不許需索通事臣亦詳行細訪若各社可以不用通事臣即盡行革除更爲清楚至應懲強梁之番如北路之水沙連已經懲撫現在嚴防調劑南路之傀儡番亦應稍懲臣與總兵道府說知俟冬間水涸再行料理再臺灣風俗奢侈無度任意賭飲最應急加勸禁臣已嚴行示禁又與知府俞存仁詳說令其時時留心懲勸不可徒事故套此
臣所已知臺灣之情節謹行詳細繕摺奏
聞俟更查有緊要情節再行陸續具

奏謹
奏
閩省諸務未有要於經理臺灣者當再加延訪籌計以期永遠寧靜
同日又
奏爲奏
聞臺灣人民搬眷情節事竊查臺灣各處居住人民多係隻身在彼向皆不許攜帶婦女其意以臺地遠隔重洋形勢險要人民衆多則良莠不一恐爲地方之害近來閩省之人及曾經任閩各員條陳議

論多謂人民居彼既無家室則無父母妻子之繫
久遠安居之心所以敢於爲非若令搬眷成家則
人人守其田廬顧其父母妻子不敢妄爲實安靜
臺境之一策臣因其說甚近情理隨反覆詳細詢
訪籌思查得臺灣府所屬四縣之中臺灣一縣皆
係老本住臺之人原有妻眷其諸羅鳳山彰化三
縣皆新住之民全無妻子此種之人不但心無繫
戀敢於爲非且聚二三十人或三四十人同搭屋
寮共居一處農田之時尚有耕耘之事及田收之
後頗有所得任意花費又終日無事惟有相聚賭

飲飲酣賭輸遂致共謀竊刦若令各有妻子則內
外有分不至雜沓紛紜且各顧養贍妻子則賭飲
花費之事自減各顧保守家室則搶奪剽竊之志
自消實爲形格勢禁之要務就臣愚昧之見以爲
全不搬眷固非長策而一槩搬眷亦非長策請嗣
後往臺人民若欲搬眷往臺其貿易雇工及無業
之人全無田地原非安土之輩槩不准搬外其開
墾田土實在耕食之人欲行搬眷者俱令呈明地
方官詳細確查實有墾種之田滿一甲并有房廬
者即行給照移明該管地方官令其搬往仍查明

照所議暫如此行看然亦非長策事事總須得人方能有濟

安插務期明晰至佃戶之中有佃田滿一甲住臺
或將移眷之戶限以定數不許過額爾以爲然否朕意
經五年而業主又肯具狀保係誠實不多事之人
生聚日蕃墾田漸廣年歲久遠之後其利與害亦不可
如有妄爲甘與同罪者亦准其呈明給照搬眷前
不熟計深籌也
往查明著落業戶保領安插其佃田不及一甲住
臺未滿五年及雖佃田滿一甲住及五年而業戶
不肯具保者一槩不准如此辦理似搬眷而往者
皆將來耕田安分之家而就此一番確查又可以
得其田產多少之槩并係何人下之佃戶設有犯
法責有所歸查拏亦易似爲有益至現今甫往臺
灣求田耕種之人即係誠實現無田業亦應一槩

不准帶眷前往以防生事此臣愚見所籌未敢遽

行謹將情節繕摺奏

聞伏乞

皇上睿裁謹

奏

且試行之

同日又

奏爲奏

聞臺灣各學寄籍諸生宜歸本籍事竊查臺灣府縣各

學所有生童歲科二試歷來俱係臺灣道考試向

因臺地新闢讀書者少多係泉漳各處之人應試
進學之後仍歸本處居住應試之時渡海而往試
畢復回每人帶小厮一名給照前往日久弊生所
帶小厮多係收攬偷渡之人臣愚以爲臺地昇平
日久沐浴
教化生齒已繁文風漸盛何必借才異郡旣無本地人
才又滋偷渡之弊請嗣後歲科兩試應令道府各
縣査明現住臺地有田有屋入籍旣定之人方准
與考卽就此內取進其泉漳各處寄籍之人一槩
不許冒濫其從前已經進學之文武諸生俱査照

各省呈明改歸本籍之例一槩改歸泉漳各處本
籍之學考試則臺灣土著人才皆踴躍於上進之
階而他處之人又不得借端滋弊似有裨益除容
臣另疏請
旨外謹先將情節繕摺奏
聞謹
奏
為此朕曾經降有諭旨冒濫之弊所當嚴禁者
同日又
奏為奏

聞臺灣兵丁額少應籌變通調劑事竊查臺兵孤懸海
外地方緊要其近海一面除鹿耳門之外南北二
路大小港口極多處處可通偷渡依山一面山內
山外生熟番人錯處在在皆須防範一府四縣既
須駐兵而岡山阿猴林等處每易藏姦更須防守
查臺灣鎮標三營及南路營北路營淡水營兵共
五千三十名安平副將所轄水師共水兵二千五
百名二共額兵七千五百三十名實在不敷汛守
似宜添設以資防禦但臣思添設兵額既須詳籌
糧餉且更當審度地方形勢實在必需此兵斷不

可少井應駐劄處所一一籌畫詳細方可酌量添
悉心籌酌如必應添設亦何可惜費
設除臣照會臺灣總兵陳倫烱詳加查酌又面與
新臺灣府知府俞存仁亦令細為查稟臣再行籌
思調劑其現在應行籌酌者臣查臺灣鎮向無馬
兵經御史禪濟布條奏改撥各營馬兵三百名自
設立以來因臺灣水土與馬匹不甚相宜時常倒
斃每年每營於定數大報倒斃外更有二三十匹
之多兵丁皆於月餉內私行朋扣賠補頗覺苦累
若臺灣必需馬匹亦不應以此即議更改無如臺
地多雨春夏秋三時皆泥深水大馬無所用惟冬

聞方能乘騎遠出而入山征番捕匪兵丁仍皆下
馬步行於營伍不甚有益就臣愚昧之見若將所
設之三百名馬兵裁去改爲步戰兵三百名守兵
四百名分入四十三營輪流添撥防臺比之舊額
已多兵四百名而又不用增添糧餉其馬匹容臣
另籌妥協料理似於營伍有益總兵陳倫烱意亦
相同除臣另行具疏外謹先將情節繕摺奏
聞謹
奏

此議甚屬合宜

覽

同日又

奏爲奏

聞請將臺灣折色粟石仍行改徵本色事竊查臺灣府

四縣原額每年徵收正供粟共一十四萬二百六

十一石臺澎各營兵丁歲支米三萬六千石每年

除歲支之外所餘粟石貯存各縣倉中年年存積

故從前倉粟存至三十餘萬之多後經巡臺御史

禪濟布等

奏請每年止留徵粟七萬二千石碾米三萬六千石

以供一年兵食再兼有倉粟三十餘萬石足支五

年其餘粟石俱請改徵折色以充兵餉隨又經原
任總督滿保復行詳查
奏稱臺灣共徵粟一十四萬二百六十一石請將六
萬石改徵折色每石折銀三錢六分又請將番婦
丁口粟三千六百八十八石免其徵收每年實徵
本色粟七萬六千五百七十三石以供兵食俱經
准行在案此實因時制宜之法臣何敢自逞己見
輒思更張但查臺灣情形與彼時不同向之存倉
粟三十餘萬石歷年碾米運濟泉漳用去甚多尚
未買補而年年定例碾米五萬石撥運泉漳即需

粟一十萬石且更有旋補旋撥不能停留之勢近
又加駐防臺地兵丁眷口米石每年需米一萬六
百五十石并各營兵丁歲支兵米三萬六千石二
共需米四萬六千六百五十石需碾粟九萬三千
三百石臺灣以現今每年實徵粟七萬六千五百
七十三石計之是每年不敷粟一萬六千七百二
十七石目前固動倉粟湊支將來必需購買放給
既非經久之計而派徵每石三錢六分之折色以
目下臺灣之米價計之亦難買購況臣細查所派
改折之粟六萬石內止有鳳山縣八社番戶應納

粟五千六百二十石零番人納粟言語不通未免受
通事里胥之欺騙需索不如納銀之便其餘粟石
俱係業戶完納而業戶每年有收租萬石數千石
以及數百石者往往囤積擡價若免其交粟改徵
折色則益增其囤積擡價之勢且臣愚昧所見更
有不關臺地而亦宜因此一併籌畫者查福省水
師各營每年兵米俱半本半折惟厦門金門之兵
全支折色考其由來因當年米賤原提督施琅欲
使兵丁有餘故每石折銀一兩近厦門金門米價
貴時賣二兩二三錢一石平價亦一兩四五六七

錢不等兵丁以餉銀貼添買食頗覺稍難亦不可不籌久遠之計就臣愚見此折色之粟除番社粟五千六百二石零仍徵折色外其餘折色粟石請於雍正六年爲始仍徵本色除支兵米及眷口米歲需粟九萬三千三百石外尚應餘粟三萬七千六百餘石查廈門金門提鎮標營共兵六千八百零四名給以半年本色應米一萬二千二百四十三石有零應粟二萬四千四百八十六石有零可敷支給有餘其所省米折銀一萬二千二百餘兩亦可補支臺餉既可足臺廈之歲計兵食又可減

業戸囤積之弊似有裨益除臣另疏請
旨外謹先繕摺奏
聞謹
奏
滿保禪濟布二人經手料理之事何足為準耶
雍正五年七月初十日浙閩總督臣高其倬謹
奏為預籌買米以備平糶事竊查福建福興泉漳汀
五府及厦門金門海壇銅山南澳各駐劄水師官
兵之處兵民稠密食米頗多至青黃不接之時米
價頓昂每需米石平糶以資民食以平市價今年

仰荷
皇上截留江南漕米十萬石浙江漕米易穀二十萬石又浙省透運穀五千七百五十八石零又撥江西米現已運到者二萬四千七百石零又葛繼孔運到米四千五百四十八石源源接濟分撥平糶是以米價平減民情安帖茲當夏末平糶甫竣各處
奏報數未齊約計米糶十之七八穀糶十之一二容
臣確核石數糶價另行
題報外臣思閩省來歲平糶應於今歲預籌查通省現經盤查實貯穀共七十五萬九千餘石又加以

奏今年運來浙穀以之料理來年平糶足敷有餘但
閩地之穀糶出則易買還稍難非帶潮潤年久難
貯之穀不敢輕言發糶既不輕糶倉穀應思籌濟
之法臣查江南漕米一項約糶價銀有七八萬兩
臣愚昧之見請於八月間收齊此銀卽在本省上
游量買米石運省再委員赴外省年豐米足之處
買運米石於冬底春初到江南海口趁北風運至
閩省正值三月將糶之時與今年所餘江南截漕
米石一併分糶倘少有不敷再酌以倉穀中之確
應出陳易新者畧行配糶卽可接濟一則可減省

平糶之倉穀再則舳艫相望民間米價不抑自平其糶出如有盈餘即行造册
題報於來歲添買米石或充兵餉年年照此料理買得一分之米即省一分之穀且可平市價之頓昂似有裨益臣請自任辦理凡有虧空欺匿惟臣是問再遣員購運俱須及時臣謹一面量行先撥動銀三四萬兩分頭辦買除臣另行會
題外謹將情節繕摺奏
聞謹
奏

買米濟糶固係極好之事卽庸愚無識者亦知爲善舉

浙撫李衛現如此行但可少而不可多蓋得人最難虧

空欺隱等弊安保其無若一味姑容之督撫恐未能實

獲裨補爾擔荷此事責任匪輕朕不言不可行亦不言

必當行總在爾等斟酌妥確審擇有益無損而爲之耳

同日又

奏爲奏

聞事竊臣前奏鹽務摺內奉有

硃批伏查臣與陳豫朋係會試同年當時見其舉動甚

輕躭於逸樂甚有紈袴習氣後做員外時見其比

前謹飭近有十餘年不見今春到閩看其舉動老
成議論持重比往時不同茲同料理鹽務半年以
來細看居官尚未有敗檢之處但已稍有信任家
人衙役光景凡所料理皆寬泛而不詳切籠統不
中肯綮福省鹽務頭緒頗多規模未定必得一精
明廉勤之鹽道時時查整處處籌畫方能使課額
優裕民食充足以臣愚昧看陳豫朋料理鹽務久
恐無益仰乞
皇上另簡賢員庶有裨補其陳豫朋或調回或調簡伏
候

睿裁謹

奏

朕亦聞陳豫朋不勝此任已諭明楊文乾矣俟其抵閩

後爾等會商擇本省相宜道缺調補可也

同日又

奏爲請匀兵米事竊查福建通省陸路各營兵米每

年俱係半本半折惟督標三營兵丁俱全年支領

折色而延平協建寧協邵武營三處兵丁俱係全

年支領本色臣查延建邵三府米糧頗賤購買頗

易省城米糧頗貴購買稍難而全折全本未免偏

枯應酌勻支領臣愚昧之見請將延建邵二協一
營之兵米亦照通省各營一體支給半年本色即
將半年本色支給督標三營半年之食有餘而以
督標半年之折色改給延建邵二協一營查此折
色每石九錢所有延平一府米價較建邵二府稍
貴應仍給以每石九錢其建邵二府米賤每石折
以八錢即敷買食而以所餘一錢勻爲本色米石
之運脚亦敷運送一轉移間則通省兵米皆一體
半本半折而貴處賤處亦皆均勻於營伍有益臣
未敢具

題謹先將情節繕摺請

旨謹

奏

朕不洞悉地方情形難以諭定行止

同日又

奏爲奏

聞事竊照福建通省倉穀經臣

題請展限在案隨行布政司確查造報除行令各道

府照例盤查外又委道員分行親盤并令各縣知

縣隔屬互盤去後茲於本年六月二十八日據布

政司沈廷正造册并將捏報各員詳報前來臣查尚有起初交價輾轉流交未買各員未據查揭又行飭查於七月初四日續據詳報前來其中尚有分晰未詳之處臣逐一再加細查覆核福建通省九府一州及同知通判各縣倉存貯官民監穀除漳州府知府耿國祚龍溪縣知縣魏彪已經題參且耿國祚欲買浙穀抵補顯有那掩不實其二處造報實存續補并未經買補共穀一十一萬九千六百三十五石俟委員同接署道府另加確盤并請嚴審追擬

題報外尚應存穀共一百六十八萬四千六十三石
零除軍需用去賑給災民水漂及給天津駕船舵
水食米共應銷穀六萬五千一百一十一石零尚
應存穀一百六十一萬八千九百五十二石零內
歷案虧空穀六萬一千六百四十石零應俟追完
題報又借碾兵米穀九萬八百六十五石零秋後徵
還仍存支給又平糶運浙借兵共五十四萬八千
餘石未補外今查得已經委道府親盤及隔屬各
縣互盤據司册開造原報實存暨續報買補共實
貯存倉穀九十一萬八千四百五石零臣覆加細

核內原報存穀共七十五萬九千一百八十一石零查係實存其各屬現今續報買補之穀共一十五萬九千二百二十四石零難遽確作實存尚須覆盤至於從前各屬流價未買輾轉接受報作實貯之廳縣等員并扶同揑結之道府以及詳題揑報實存穀石之巡撫藩司臣俱逐一查清現在具疏
題叅請加嚴處再查臺灣正供稻粟向與地丁錢糧一例
奏報不入倉儲項下臣以臺粟爲數四十餘萬之多

兵糧民食攸關不應以不係盤查之案放過是以
一并清查茲據布政司沈廷正呈送臺灣道吳昌
祚造報臺屬四縣清册臣隨飭發核造去後續據
該司造具清册前來止據將臺屬應徵官莊糖粟
及糖廍蔗車各項已未完銀兩數目開造其正供
稻粟管收除在四柱清數未據備造難以核
題臣覆查雍正三年撫臣毛文銓
奏册內開臺屬節年流存正供稻粟共實在二十八
萬九千八百三十一石零存剩粟價四萬五千二
百一十三兩細核臺灣道吳昌祚造送各縣之册

僅現貯粟共一十一萬二千七百餘石尚有未移交并未撥補及未買補各項粟石頭緒繁雜不清且現貯之粟與

奏册數目大相懸絶顯有虧空揑報情弊卽所報現存之穀亦恐未實現在已飭委員赴臺催同新任臺灣府知府俞存仁徹底確盤容俟查盤到日核

叅

奏報理合一併奏

聞謹

奏

奏已遲矣總之爾以科甲二字耿耿於中善柔沽譽之病不除諸事朕皆疑而難信也

同日又

奏爲奏

聞運到江浙各項米穀幷分撥情節事竊查福省仰荷

皇上聖恩截留江南漕米十萬石又截留浙江漕米十萬石易穀二十萬石又江西運到米二萬四千七百零一石又臣動鹽課銀五萬兩委員赴江南購買楚米江米共二萬四千三百七十六石麥六千七百九十四石零運回閩省又動鹽課銀二萬四

千兩購買温州米一萬三千一百一石零穀一萬
六千四百四十三石運回閩省又葛繼孔運到米
五千六百五十五石零除江西運到米石數目業
經
題明其撥還價脚銀兩俟解還日另行具
題所有運到江浙各項米穀臣俱隨到隨撥茲海運
可惜如此竭蹷經營運到之米穀止不過借平糶爲名
甫竣分撥甫畢謹將收到石數分撥處所臣另開
代貪婪不肖各員塡補虧空亦屬可笑事也
清單恭呈
御覽外至於分撥各項米穀臣已屢飭各屬先儘米石
平糶卽行解價其穀石之中如有原稍濕潤又經

此說亦不可考

海船滲漏者酌行發糶餘俱加謹存貯不許輕動糶餘米石小心曬晾存留以備接濟其一應撥還浙江價脚及江浙買運米穀麥石價脚幷自省再撥運各處船脚入倉挑脚各價値幷盤收折耗銀數石數臣現委查各處收到糶出數目及提解各處糶價銀兩確數幷米穀石數統容臣查齊造册

無非欲屬員稱功頌德耳此外亦何益之有

題報送部查核又汀州一府孤懸肘外海運陸運俱不能通惟通江西贛州府一路而米價常昂應籌接濟臣動邵武縣存庫平糶穀價六千四百二十九兩零又鹽課銀六百兩委邵武府廳撥動邵武

府倉光澤縣倉穀碾米三千四百石又赴江西買米六千六百石共一萬石由瑞金一路運入汀州接濟今據各員報稱米石俱已運到所有買運價脚及平糶石數銀數亦容臣查明一併造册

題報送部查核謹附摺奏

聞謹

奏

知道了

雍正五年九月初二日浙閩總督臣高其倬謹

奏爲奏

聞辦理鹽務情節事竊照閩省鹽務欽奉
聖旨令臣辦理今已一年謹就臣愚淺所知籌思料理
調劑之處分條臚例為我
皇上陳之
一謹產地之收曬查福建省八場之中福清一場
最大所產之鹽供西路十五縣東路八州縣南路
二縣鹽資半省之食課居三停之二係第一緊要
之場歷來私梟叢雜風習刁頑沿海則風帆倏忽
入山則細徑四通臣到任之時舊委通判王仁管
辦料理未協刁頑未戢臣隨改委建寧府同知任

署有頭緒恐未必然若如所奏情形任煥一人亦何能為

煥管理九月以來署有頭緒查福清一場分五大團四小團其曬鹽之法擇潮汐所到之地砌墉開埕每月潮有長退潮退之日方爲爬土淋滷曬鹽之期逢期俱宜晴不宜雨若遇小雨則滷淡鹽止半產遇大雨則無滷即無所產此福場產鹽之大署歷來姦刁團曬人等彼此串通或賄囑場員將無雨報爲有雨小雨報爲大雨掩飾隱匿私行偷賣旣虧折正課又充斥行銷之地爲鹽場第一大弊又場官書役塡空白之票巡查哨兵不截票角容其重複影射走私而海船漁戶借醃醎之名串

通偷載漏私一船則百餘人所不能肩負者揚帆
裝去到處可通尤害課地管場同知任煥詳臣福
場向止有團長十數人皆係積年匿私之徒隨倣
保甲之法添設團長八十名甲長四百二十名每
日令甲長查報曬丁所曬之鹽又令團長再查甲
長所報之鹽并有私賣及業主場棍與漁船私買
皆令彼此稽查保報又令大小場員再加稽察如
言之殊美卩聽之亦悦耳然非沽名釣譽善柔姑息之
督撫所能清理者
有虛隱私賣曬丁與團甲一同懲處再又通查福
場大中小埕共五萬四千餘埕曬丁四千一十三
名將大中小埕每日所產之鹽一一秤較按埕坎

之大小計炎寒之天時合算細計卽可約畧知此
日之所產而所報可以約計又營私巡役書團及
場棍痛行懲革於海港添設哨船以查各處漁船
販私臣又不時遣羅源營遊擊李蔭樾及臣標弁
兵於各團巡查嚴密拏緝棍徒刁習近已稍戢至
各曬丁之內其營私之處固必嚴懲然鹽之出產
全憑曬丁亦宜培恤從前皆抑定曬價曬丁毫無
資身之利是以卽大曬之時而惰曬者仍多臣令
價不抑定隨場中之時下情形令水客對曬平買
平賣又曬丁之產地多賣與富家而本身反爲之

莫被欺朦

此一著是所以云見小利則大事不成小人惟利是圖若不與以脂膏沾潤徒欲以法繩之萬不能行

傭工所產之鹽大半入於業主曬丁少得些須此
天下未有不能徹底料理之事在得人與否耳若不能
事雖難以徹底令其歸還曬丁臣已嚴禁不許再
料理徹底清楚嚴禁二字仍不過虛文而已
賣近來走漏稍少所報頗多故今年福場所產之
多產蓋緣多晴之故與嚴禁何涉
鹽算至八月所產比去年已多一十餘萬擔稍覺
整頓惟各團之中俱無官設收鹽之倉一遇風雨
即有耗折向係各團曬丁自蓋土室收藏零星散
雜稽查不易必得酌定總要之處分行建設總倉
令各團甲曬丁將日曬之鹽總歸此處場員親加
此說乃端本正論若能舉行於事有益
封鎖則出入之間旣有一定歸總之處稽查容易
而雨濕水淹之患亦無則福清一場稍為整頓矣

至莆田一場供莆仙二縣民食兼濟西東南三路之不足爲福省次要之場㪚壞更甚其場内分上下二里里内又分大小十團上里之曬鹽仿彿福場而下里則迥然不同係就地勢之高下築爲坎埕開溝引潮水入於第一坎内曬水二日放入第二坎又曬二日放入第三坎至第四坎而成滷然後掘一極大土坑存貯滷水名爲滷窟又從滷窟注滷入埕始曬成鹽而莆場之上里産鹽不多全倚下里之產以供民食查下里產鹽必得連晴十日至第七八日坎水方始成滷注入滷窟又得天

晴從滷窟取滷注埕內方曬成鹽設在坎曬水之
時一遇有雨則前工盡棄而滷水注窟乃一平地
之坑一遇大潮即虞漫沒若遇大雨淡水一入滷
即損壞曬丁費數日之工既難必鹽之成否已屬
不願而從前場秤稍重兼向來場價官定每擔八
十文以及七十六十文不等較之福場其價極輕
曬丁不獲微利而遇雨之時反又折本是以多別
行傭工度日往往惰曬而各處埕坎壞損不修引
潮溝道亦多堙廢曬丁雖較之福場稍淳然偷賣
亦多臣將場鹽每擔酌加三十文又將場秤較準

製發并委員整頓今各壞損可修之埕皆已修好引潮之溝現皆挑濬滷窟週圍厚令培土作為小埂潮水不能灌入惟是滷窟皆係露天即用蓆片苫蓋海風力大隨勢吹去不能遮蔽一經下雨淡水攙入滷即無用故目下產鹽尚未能豐臣又令委員再四詳看籌計善法據稟必得各滷窟之上用磚石砌成一穹窿如大窖之狀加以石灰方能遮蔽臣現在籌酌設法修砌若滷窟修完雖曬水之日必須晴霽而既已成滷之後注入窟內即無被雨折耗之虞而曬鹽之日總使遇雨亦可收藏

鹽場不止福建一省曬鹽不止莆田一場何獨此處有如許繁文耶朕謂斷無是理

仍屬畫餅充饑之論

以俟天晴則莆場出鹽自必大勝平日至曬丁偷
賣揑報之弊臣令場員嚴查嚴禁又委標員帶弁
兵巡查偷揑漸少此莆田一場稍爲整頓尚甚須
料理又潯美浉洲浯洲三場其産鹽亞於莆場內
浯洲一場共分大小一十四埕經委建寧府通判

浯洲一場用何法以整頓之耶不畏被雨折耗乎抑或

邱光總管查巡甚勤辦理甚力此場頗爲整頓其

此處雨之日少晴之日多乎

浉洲一場共分十四團又附三小團其潯美場共
分大小一十三團此二場雖未能如浯場之清楚

未廢弛者何事有産者何故

然向來規模未甚廢弛場鹽有産委管之小場員
亦爲盡心近又委同知金瑛總管此浉潯二場亦

稍爲整頓又惠安一場共分七館此場原係小場所產不及各場現在辦理之小場員亦未能徹底料理臣現另行委員又委金瑛總查料理此惠安一場尚未見成效未爲整頓臣不敢粉飾容臣竭力料理必期妥協又漳浦一場分爲東南二場其東場委原任批驗所大使林昇遠管理頗能盡心料理稍有頭緒場鹽亦爲有產其南場因守備張標係舊熟之員委令管理事事廢弛場務既不能有頭緒且近又欠少課費經臣題叅現另選場員飭令調劑此漳南一場甚未整頓

不早爲查核業至課費欠少叅亦遲矣

又詔安一場內分一十三團又一小團其產鹽全係曬水與莆田之下里相彷產鹽頗難而歷來之廢弛實甚臣委原任知縣徐治民管理半年以來畧有頭緒尚未大見成效至臺灣之場舊日頗爲整理原任知府孫魯管理畧覺鬆廢今臣改委新任知府俞存仁料理此各場之情形係屬產地爲鹽務根本其大段規模應籌酌久遠徹底整頓其零星弊竇應隨時逐事不時查懲臣料理一年雖今年產鹽之數現至八月盡已產鹽九十萬餘擔較之前年所產已多二十萬擔較之去年所產已

多四萬擔其臺灣報至六月止已產鹽五萬餘擔但調劑之處尚未爲已經整頓容臣再竭力料理總之場地之產充裕則其源既豐其流自大此實辦鹽第一緊要之處臣務期必抵妥協以冀有效

一謹銷地之賣售查閩省之鹽向係商行以後改爲官賣兼行肩販近改爲水客行銷亦兼肩販凡三變其法矣以大勢論之各處鹽法如兩淮兩浙河東長蘆兩廣皆係發引僉商乃鹽法之常經豈有便於五處獨不便於閩省之理何必又行官運又改水客但臣就現在閩鹽之情形籌酌將來料

鹽務一項名爲利藪焉能逐場盡得廉勤之員而用之朕謂全不在此只在總理得人但能使屬員咸知總督係秉公執法有犯必究斷不姑容之大臣則諸弊除矣若人人咸謂總督係沽名釣譽不肯爲國家任怨效忠之大臣任爾日夜焦思百計千方籌畫無非徒自苦耳究屬何濟

理畫一之時自必歸於設商發引而後鹽法始成
但目下閩鹽若不叅用官運及水客行銷而拘泥
成法卽用商引則斷然不可蓋他處之商多外地
饒富之人充當本大力厚行銷可倚而責成亦易
閩省既無外地饒裕之商而本地之商又多本薄
力弱之人卽今充應水客者十分之中八分皆係
舊商之家其力量俱甚微細若僉定商名給與引
照必致所運短少上虧課費下乏民食臣愚昧之
卽此三字可知毫無定見矣胸中既無主宰只
見目下且各令水客分認行銷其有力量稍薄者
得因循故轍依違目前以待後人料理耳
則一處或再加水客分認協運以濟民食內有誤

乏者則行斥革且官爲暫時運濟再招殷實之人承充但官運雖屬可行而亦有難行之處蓋官運之法必須委員得人方不致以官力壓累病民如不過三數處得人尚易若至數十處則擇人甚難故現在西路東路南路與屬泉屬𧇊皆以水客運銷而以官運爲接濟補救之用有場之處以肩販爲叅行之人俟一二年之間細查各處水客有運鹽無誤課食二年如出一轍其人誠實而家道亦裕者

題明報部僉爲商人以示鼓勵如此漸定俟各處俱

定有確當商人之後再請發引以立成法庶爲妥

可笑處朕實不勝批諭

協可以永行至於鹽觔行銷之數其情形又各不同如東路則現今水客所行銷之數與雍正二三四年行銷之數詳較無甚太多太少之異應卽照當日原定之數行銷再勤加催查俟可多行卽令加運至南路則其數可增而現在水客行銷卽原額尚不能副應再加調劑方能畫定目下亦止以原額行銷其西路則向日原額旣少卽毛文銓據

此乃自然之理不妥協人何能行出妥協事來

陶範所定所勻之額亦不妥協臣查從前鹽院行鹽之時差僅一年止拘舊例在得課費如前其事

已畢其舊案與額數俱不可爲式臣將自雍正二三四年各處所行銷之數細開詳較通三年之行運酌定課費於此外酌其屢銷之數又加溢額之鹽且暫定爲一年試行之數又以一年之額分算爲按月之額定爲程限以此稽查水客之運銷鹽舫鹽道陳豫朋又按月將不及額者催運比限再不完者斥革另招其能踰額者臣又行令查明奬勵所有西路鹽蓬臣令又新加酌改加以溢額之數其與泉二屬現在亦照二三四年所銷通算酌定擔數行銷惟漳屬一處陶範所定擔數全是徇

私勻派不公臣因舊商林萬興家道頗裕具呈充
認批准令充客行銷不期自充認以來止圖獨占
更屬可笑
謀利以致誤運現經批行革退仍用散客暫運而
令石瑪館委員兼以官運暫行接濟以裕課食其
行銷之數臣亦現以雍正二三四年之數合算酌
定至各處鹽價隨意高下漫無成據臣俱令以水
客在場買價爲定加以運脚之費詳細確核到省
之時鹽道塡寫票上蓋印行到各州縣令各州縣
照價本脚費細核定價每斤止許水客得利一文
半又各處鋪戸雁雜棍徒擅占臣亦令各地方官

詳揀誠實者令其充當多餘之鋪戶及刁頑者革退又存積鹽斤尤爲最要葢一年之內不能皆產鹽之月亦無皆不產鹽之理惟多產之時任意銷發及至無鹽之時遂缺民食要在設立鹽倉於多產之時收存鹽斤若至缺產之時開倉接濟卽可使鹽價常平民食不缺但閩省水客力量不豐不能多收多運查向來官運之時皆係官動場課之錢就場收積臣亦仍照前例酌於場鹽多產之時收買存積以備鹽缺接濟但向來存貯鹽場離各處旣遠卽運至省城而於上游乏鹽之時運濟逆

此等人殊不易覓

流而上建溪陡險非一二月不能卽到仍屬無益
臣今酌於延建邵三府以府城爲適中之地各建
鹽倉於鹽不乏之時從容運往交知府總貯倉中
遇鹽缺之時卽撥各屬縣接濟庶運往旣速而緩
急可恃至省城爲各路之總滙臣亦於鹽倉廣行
收積以備接濟各處民食至水口爲各處總路盤
鹽挐私月有存下之鹽向無存貯之倉臣亦令建
倉收貯至莆場及浯洲各場與石瑪館臣今各令
於多產之時多收備濟此於各銷之地臣所料理
之情形其時時整頓臣現在隨宜辦理

斯議尚屬千慮之一得
閩省鹽政廢弛已極非毫無主見而能整頓者不過支
吾敷衍待之而已

一酌定鹽課之額數查福建鹽務自雍正元年以前年徵課斤埕折等銀九萬四百六十一兩零雍正二年奉准部文將鹽官各衙門所得公費及額解銅斤脚價河工等銀八萬二千二百一十兩一并徵收二共應徵課費銀一十七萬二千六百七十一兩零其餘額外溢行之鹽所獲銀兩造爲盈餘銀兩報查亦同正課撥餉雖分三項實同一項今請仍前分爲三項其課費二項即照定數作爲正額其餘溢行之鹽所獲之銀數不能畫定惟上緊料理儘其所獲造入盈餘一同課費造報送部

核撥兵餉至西路十五處仍按篷在場徵課銀一十三兩零運至瀛前盤帑再完公費一十四兩九錢零照舊徵收其餘各場俱照舊按擔徵課每擔錢一百五十文其石瑪館向係每石徵銀二錢三分今應照各場一例徵錢一百五十文庶皆畫一無輕重難行之處至原任撫臣毛文銓所請水客於額外多運之鹽按擔減半只收公費之處殊爲未協臣到任之時即皆不行并前多運者俱按擔徵收課費一槩不免照常徵收外嗣後一切溢額多運之鹽俱照常徵收無庸減半又毛文銓辦理

之時雖經
奏明向例有長價錢價票錢等項錢文以供各場官
巡役薪水飯食公費賞賚等費今臣查歷年長價
等項除支給外尚有餘剩銀兩頗多已令造入盈
餘冊內聽候撥餉外嗣後長價等項仍應照徵以
供各項給費又鹽道一官其薪水盤費亦應酌給
臣擬於長價之內每年支銀四千兩以資用度除
各項給費之外所餘長價等項銀兩請每年歸入
盈餘造報送部核查再鹽課銀兩若撥解部餉則
有幫貼水脚銀兩應照數於長價等項之內撥給

仍造明確數報部核查如無撥解之處卽將長價
等項支剩餘銀俱全造入盈餘數內以充撥餉
一酌定辦理之人員臣查向時閩省鹽政設有運
使運同經歴倉大使閩安司大使竹崎司大使等
員分管各務其各場則交各該縣及縣丞管理雍
正二年悉已裁去嗣後皆遴擇同知通判暨地方
佐雜各員委令辦理並無一定之員臣詳細試看
設定一官不如不設官之便葢鹽政辦理必須實
能辦事廉幹之員方能有益而且一日曠弛在場
地卽缺一日之產在銷地卽缺一日之課若擇員

委用是在通省數十人內擇其賢否若設定一官
專設與委用均屬一理惟在得人爾其酌量
則是在此一人靠其賢否臣請嗣後除運使已經
題設外其餘辦理止用委員無庸另設
以上係臣現經酌定料理之處除臣另行具疏詳
奏恭候
睿裁外謹先行繕摺奏
聞再鹽務一事臣會繕摺奏請
聖恩令新撫臣常賚與臣一同辦理非臣敢存分卸之
好一面傳諭令其同辦一面具疏題請朕自降旨允准
心實在頭緒紛紜多一人則又添一人識見商酌
之益伏懇

皇上允准施行謹

奏

觀汝辦理諸務必先將兩邊情理論一精詳週圍弊效講一透徹方欲興此一利而又慮彼一害甫欲除彼一害而又不忍捨此一利輾轉游移毫無定見若是則天下無可辦之事矣夫人之處世如行路然斷不能自始至終盡遇坦途順境既無風雨困頓又無山川險阻所以古人多咏行路難葢大有寓意存焉凡舉一事他人之擾亂沮撓已不可當何堪自復猶豫疑難百端交集如蠶吐絲以縛其身耶世間事要當審擇一是處力行

之其餘利害是非槩弗左盼右顧一切擾亂沮撓不爲
纖毫搖動操此堅忍不拔之志以往庶幾有成及事成
後害者利矣非者是矣無知沮撓之輩不屏自息矣今
汝則不然一味優柔不斷依違莫決朕甚憂汝不克勝
任有關國家用人之得失也奈何奈何

雍正五年九月初九日浙閩總督臣高其倬福建
巡撫臣常賚廣東巡撫臣楊文乾謹
奏爲覆奏事本年八月內准兵部咨開內閣奉
上諭昔年曾奉
聖祖仁皇帝諭旨海外噶喇巴乃紅毛國泊船之所呂宋

乃西洋泊船之所彼處藏匿盜賊甚多內地之民希圖獲利往往有留住於彼者不可不預爲措置欽此隨經廷臣與閩廣督撫議令內地之人留在外洋者准附洋船帶回內地比時奉

旨准行在案此乃

聖祖仁皇帝綏靖海疆且不忍內地之民轉徙異域實仁育義正之盛心也但數年以來附洋船而回者甚少朕思此等貿易外洋者多不安分之人若聽其去來任意伊等全無顧忌則飄流外國者必致愈衆嗣後應定一期限若逾限不回是其人甘心流於外方無

可憫惜朕意應不令其復回內地如此則貿易欲歸
之人不敢稍遲在外矣將此交與高其倬楊文乾常
賚悉心酌議並如何定限年月處一併詳議具奏欽
此又於八月十八日准內閣行文雍正五年七月
初二日奉
上諭爾等所查康熙年間辦理海洋及臺灣各舊案著
繕寫發與高其倬楊文乾伊二人現有料理海洋臺
灣之事若有查考之處便於稽查欽此并奉到繕寫
御覽奏摺一件臣等伏思欲嚴查從前留住彼國之人
必先禁止現今偷往之弊查從前商船出洋之時

每船所報人數連舵水客商總計多者不過七八

十人少者六七十人其實每船皆私載二三百人

到彼之後照外多出之人俱存留不歸更有一種

嗜利船戶畧載些須貨物竟將游手之人偷載至

四五百之多每人索銀八兩或十餘兩載往彼地

即行留住此等人大約閩省居十之六七粵省與

江浙等省居十之三四臣等公同商酌嗣後凡出

洋船隻俱令各州縣嚴查船主伙長頭椗水手并

商客人等共若干名開明姓名籍貫令族隣保甲

出具切實保結再令同業三船連環互結該地方

官一面給與印照一面加結造册册內逐名開寫年貌註明兩手箕斗申報督撫本府并報與泉道厦門同知提標中營叅將俾其照此查驗督撫再行委員坐口協同稽查如有報少載多及年貌箕斗不符者卽行拏究保甲之人一并治罪回棹時照前查點如有去多回少先將船戶人等嚴行治罪再將留住之人家屬嚴加追比或有意外事故務取隣船甘結通報存案後有發覺具結之人嚴坐其罪原詳之官一并叅處再飄洋船隻若令各處就近出口難免紛雜隱捏之弊其閩省者總歸

言之似屬可聽但恐行與言未必能相符耳

廈門一處出口粵省者總歸虎門一處出口其別處口岸一槩嚴禁如有違禁在別處放船者即行查拏照私越之例治罪如此庶往返皆有稽查不致存留外地矣至從前存留外洋之人臣等細詢洋行人等或稱噶喇巴地方有萬餘人者或稱有數萬人者但彼處俱係蓄髮我國之人非照彼蓄髮不能久留其地噶喇巴米糧甚賤工藝之人易於獲利是以蓄髮居住婚娶生育竟不作故土之想間有欲回內地者剃頭逃歸呂宋係干西臘國之轄屬住居其地者毋庸留髮現在亦有數千人

此法誠善

臣等思此項人去自何時無可稽考而訪聞傳說
雖大畧相同究無實在確據必須遣員前往查探
焉有遣官之理
明確方可定議舉行但遣官前往恐彼國之人聞
此人最爲難得若不大設賞格加意覓訪慎重其選或
信驚惶而在彼民人畏罪避匿或一時未能遵行
將多事及不達時務之流輕率遣往則一到彼國其驚
亦未可定臣等擬密遣幹練之人充作貿易洋商
惶情狀殆有甚於遣官者矣詳審擇人爲要
或即於往來慣走洋商內選擇妥當之人前往葛
朕非欲必令此輩旋歸也即盡數旋歸於國家亦復何
喇巴呂宋確訪彼國作何行徑內地之人實有若
益所慮者既經久離鄉井安身異域宜乎首邱之念絕
干在彼所作何事彼處容留中國之人意欲何爲
矣而一旦返回故土其中保無姦徒包藏詭謀勾連串
并因時制宜或設法誘回或須示曉諭令其自回
務得確實情形回覆查目前以至明春正月風信

通之故乎朕意欲將去國年遠之人槩不許其復還前

旨可出洋前往來歲五六月便可回棹統俟查探

諭顯然爾等情焉莫解殊屬胸無識見

回日閩粵督撫各赴交界地方會商定議具疏請

定議後且勿具疏先行摺奏以聞

旨然後舉行庶幾彼國情形并潛留人數俱可確知詳細亦可斟酌定限年月則飄流之人咸得復歸故土矣但未奉

諭旨不敢擅專謹先繕摺請

旨如果可行臣等卽行選委的當之人一面遣往一面再行奏

聞謹

奏

覽

雍正五年十月二十六日浙閩總督臣高其倬謹

奏爲奏

聞事竊查臺灣總兵陳倫炯操守頗好辦事亦勤安平

協副將康陵自到任以來實能大改舊習破除情

面辦理俱爲好官但臣訪聞得二人因爭欲見長

意見不和臣正在細察其實近據康陵詳稱安平

礮臺用木爲架不如改用磚石壘砌堅固經久臣

行總兵再行酌議陳倫炯以爲用石臺不如用木

架便於那移後康陵又仍以必用石砌方好陳倫

自當用木架爲是此等小事何難即爲斷決一任屬員

爭論不已耶殊爲可笑

烱仍以用木架爲是彼此各執一說雖料理營伍諸事爲經久之計原不妨各出己見叅酌期於極妥但臣細審二人之文皆中含不平之氣則其不和是實臣現在密行勸飭務令和衷不可存絲毫爭勝之心彼此之見應俟看伊等果能照行與否再行詳確奏

聞但臣思臺灣係海外要地鎮協俱武職大員若彼此不和則於營伍地方不但無益且更有損不於其細微初起之時預早調劑恐久必致貽誤臣愚昧之見康陵雖係福建人原是陸路水師不熟臣請

先行調移仰乞

皇上於各省記名水師副將或叅將之中

簡放安平協副將一員將康陵不拘何處移調陸路副

將似爲妥協至陳倫烱雖現居官亦好然看其才

具器量於臺灣尚覺任過於才臣亦乞

皇上俟

睿鑒酌有勝任之員仰祈

簡放或將陳倫烱調別處水師則仍是一好總兵抑臣

更有敬

奏者臺灣總兵之任

聖心時厪

睿慮實一時未得其人臣亦於閩浙總兵副將中細看

未見有確能勝任者臣思臺灣總兵因管有水兵

故必於水師人員中求之但水師人員為數不廣

得人實難又查臺鎮所轄之地皆高山平埔與內

地陸路之邊海者無異即兵亦皆內地撥去陸路

之兵惟安平一協是水兵有一熟諳水師之副將

專管又有將備佐之儘可料理總兵如浙江提督

之統轄亦儘可管理其總兵之任即放陸路之員

儘可勝任不必慣熟水師之人敢乞

皇上於各省陸路之中已做總兵六二年試有成效之

人

睿鑒簡擇則人數旣廣得人庶易矣爲此謹

已有旨矣

奏

旣不能辨其是非曲直莫若一人並調洵良策也

將朕所批一切訓誨之旨俱令常賫知之

同日又

奏爲奏

聞事竊查今年自春夏至秋末福建海洋俱各平靜近

據南澳鎮左營守備禀報據廣東省護理守備事

千總許元報據樟林港李財生等呈稱伊等合駛小蝦船二隻十月十三日出海採捕駛至雲蓋峙花嶼洋面被賊數十坐蜡船將伊等二船刦坐將蜡船舵水放回並無哨船救追駛至福建將軍澳十四日刦大商船一隻十五日又刦一隻仍挐伊船中水手杜阿利一人幫他駛船將伊等放回等語臣當即分行各營嚴密追捕并查該管將弁揭叅隨准提臣藍廷珍咨稱伊曾任南澳數載彼處洋面甚悉雲蓋峙邊並無花嶼地方且雲蓋峙離福省之將軍澳有五埃之遠此時北風盛發十三

日盜賊刧坐蝦船本日斷不能到將軍澳又於十
四十五日刧坐商船所呈定有別情已檄行詳查
等語臣以賊刧商船無論閩粵只是竭力查拏嚴
飭弁兵追捕又經緝行各營嚴緝務必究出實跡
茲據署銅山營叅將李燕禀稱已差密訪有廣東
澄海縣外埔鄉賊䑸楊阿亥等在漳林港外坐牽
風船一隻出洋在澄火垵刧商船一隻等語臣又
飛委幹員密往會拏所有情節臣謹繕摺奏
聞謹
奏

擒捕盜賊猶如鷹鸇之逐鳥雀何暇分別此疆彼界耶
督令嚴緝務獲

雍正五年十一月十七日浙閩總督臣高其倬謹
奏為奏
聞事竊照十月內臣據南澳鎮營報稱有洋盜在雲葢
峙到將軍澳刦坐鄭廣利等船隻後又經報有洋
盜在洋刦鹽船戶吳德隆船隻帶去水手杜阿利
一名臣隨嚴飭南澳銅山鎮營各員搜拏茲十一
月十五日據南澳鎮左營遊擊眞稱所差弁兵羅
到廣東普寧縣地方拏住此案賊夥李阿才李阿

皆黃阿鳳三人因普寧縣借去訊供俟訊畢另解外又拏獲盧阿利李武臣王阿熊三名解赴水師提督茲准提臣藍廷珍咨訊問盧阿利據供是廣東海陽縣人盜首係洪伯封共四十四人九月十三日夜在廣東潮陽鳳規港坐䗩仔船十四日到臨浦港口刼坐鄭廣利鄭財源繒船二隻分坐不是在將軍澳彼時洪伯封帶二十三人坐一隻洪阿福帶二十一人坐一隻伊在洪阿福船上九月十六十七日到福省將軍澳洋面刼魚船一隻又刼吳德隆鹽船一隻水手杜阿利是願入夥的隨

回廣東到神泉二十四日洪伯封刼杉木船一隻
即帶人換坐去了小的隨洪阿福因船上無米散
了黨洪阿福原在惠來縣東門住洪伯封是揭陽
縣白塔鄉人拏獲之李阿才等皆係同夥器械有
牌刀竹篙銻百子銃散伙時丟下海去了此器械
俱是揭陽綿湖寨監生莊相老出錢買的等供除
批臬司研審實情查揭將軍澳失事二船該管各
員叅
題并飛飭該營再速上緊務拏盜首洪伯封洪阿福
及窩主監生莊相老各夥盜兼咨移粵省會拏外

所有已獲盜夥供吐情節臣謹繕摺奏

聞謹

奏

緝盜禁姦若稍涉疎縱非比容隱屬員之過希朕寛貸

汝也

同日又

奏爲奏

聞事竊查福建廈門兵丁風習愚悍近來因水師提督

前日閱爾續報之摺忽見有業已奏聞之語朕疑訝良

藍廷珍管責甚嚴頗爲畏斂藍廷珍向有痰疾氣

久隨經批爾察覆今覽此奏始知到遲之故數千里外

證每發則厥暈許久方纔轉過氣來轉過後又病

關河迢遞漫不計算緩急先後遂逆剋必到之期而預作是語殊欠精細

卧數日方起近又舉發比往常頗重臣因地方緊要查福省水師總兵內海壇鎮總兵朱文護過提督印務二次人尚老成隨飛用公文委其署理金門鎮總兵印務廈門係其必由之路一面密寫一字并寫一委護水師提督印務照會遣人密送令其密行帶往到廈門之時細看提臣藍廷珍病體如何若已全愈伊即前往金門署理若提臣病體雖好尚未全愈可在廈門看視其病俟全愈時再往金門若提臣病沉即在廈竟幫助料理營務倘有事故即行護理提篆已飛遣前去今臣所遣到

廈門之人已回提臣藍廷珍病體已好但尚覺軟
弱謹將情節奏
聞抑臣更有請者提臣藍廷珍病雖漸愈秉賦亦壯但
年已六十之外恐將來舉發厥暈加重廈門地方
關係緊要臣愚昧之見應行預籌臣看金門鎮離
廈門最近現在金門鎮總兵林秀雖有征臺功績
水師亦熟惟是性情輕浮向有貪名臣已遵
旨酌令起身
陛見臣仰懇
皇上簡一可任水師提督之人就近補授金門總兵以

備接辦提督事務庶緩急可資彈壓臣謹繕摺

奏請伏乞

睿鑒謹

奏

水師大員皆在閩粵閩省係爾所屬地方粵省乃貼近

隣封其賢否豈有全無聞見之理若漠然不關全諉卸

於朕朕又不能就近驗試倘致誤用貽害地方爾能辭

其責乎念之殊為寒心至於林秀原無足取所以日前

曾經有諭金門較之海壇尤屬緊要設以朱文謂可更

替即應奏行如以為不可宜將何員調補之處亦當陳

請乃悉置之莫定現任者不能勗勉教導因材器使後
進者亦不能作養鼓舞拔置上列但言林秀之短以爲
不克勝任金門或係陸路之缺他省督臣猶可代爾訓
練好員前來更替無如水師各營皆爾所屬爾不訪求
搜羅令朕從何覓人以應似此潔己獨善全不體諒朕
躬恐身名喪失之憂行將及矣

同日又

奏爲奏

聞事竊照福建泉漳二府民間大姓欺凌小族小族亦
結連相抗持械聚衆彼此相殺最爲惡俗臣時時

飭禁嚴查今查得同安縣大姓包家與小姓齊家彼此聚衆列械傷殺署縣事知縣程運青往勸被嚇潛回隱匿不報該營遊擊亦不行稟報殊屬溺職臣一面具疏嚴叅外閩省此等惡習必加嚴懲嗣後方知警戒斂戢臣亦一面委員嚴拏爲首糾衆行兇者卽行杖斃以懲惡俗餘者懲戒料理所有情節謹先繕摺奏

聞謹

奏

空言自屬可聽實行殊未能信覽奏徒令朕觸目煩心

耳

雍正五年十一月十九日浙閩總督臣高其倬謹

奏爲奏

聞事竊照福省水師提督藍廷珍患病情形及臣遣海

朕並未見此奏斷無忽畧看過之理其間或有他故亦

壇鎮總兵朱文前往看視辦理之處臣已具摺奏

未可知事未明晰如何批諭回繳硃批時察奏以聞

聞近十一月十九日又臣遣往厦門之人回稟提督藍

藍廷珍年已衰邁倘老病不起此缺實難得人據爾之

廷珍身體復又稍病現今厦門兵丁此提督好時

見孰克勝任

又復覺放縱與臺回班兵爭船打架伏思厦門地

方緊要臣看新任興泉道張廷枚人明白去得現

張廷枚亦係中平材質恐未可大用也

在厦門臣又寫字與張廷枚并復寫字與朱文令

其彼此協同盡心料理務令營伍地方十分妥貼
安靜恐廑
聖懷臣謹將情節再行繕摺奏
聞謹
奏
顏光旿何如觀其奏對甚覺明亮周詳
同日又
奏爲奏
聞事竊查福建陸路提督丁士傑到任之始於營伍頗
為經心料理近聞耽於逸樂不專心公務以致營

伍漸弛且更貪取小利將弁兵丁不服不畏與其向在京城舊識之人夥通販馬散賣各營以勢制壓每馬一匹向日十六七八兩不等者今俱要按照部價庫平二十二兩一匹近因軍政借部冊名色每營按派十二兩八兩不等又向來提督有親丁名糧八十分以爲養廉前任提督吳陞發出四十分與營中只存四十分丁士傑要復舊數仍不肯俟糧出陸續扣補尋事借革兵丁名糧所革之糧不容營中頂補盡行扣起又揀馬糧合標不服又近有提標前營兵丁黃宇强割民人王貫之田

被獲送縣有管隊魏三餘丁黃佛同兵丁等搶犯打傷王貫及至該營遊擊傅為宿送縣將黃佛責枷又有兵丁將枷犯擡去提督丁士傑不叅傅為宿當將兵丁止行棍責又提標兵丁歷有抗糧之習近因提督寛縱抗納益多臣過蒙
皇上格外隆恩不因丁士傑曾經臣保舉敢袒護容隱臣看丁士傑實不勝提督之任謹先繕摺
奏叅至不能嚴管兵丁之遊擊傅為宿及署晉江縣知縣蘇本潔臣另會疏
題叅謹

奏

覽奏已有旨矣

雍正六年正月初八日浙閩總督臣高其倬福建

巡撫臣常賚廣東巡撫臣楊文乾謹

奏爲遵

旨定議先行具摺奏

聞事竊臣等欽遵

諭旨將洋船貿易之人留住外國之處會摺議奏欽奉

硃批詳細

訓誨并令臣等定議先行繕摺奏

聞欽此臣等謹遵
旨會同再議得嗣後福建廣東凡出洋船隻俱令地方
官嚴查船主伙長舵工頭椗水手并商客人等共
若干名開明姓名籍貫分取族隣行保出具切實
保結再令同業三船連環互結該地方官一面給
與印照一面加結造冊冊內逐名開寫年貌申報
督撫并該管文武各員俾其照此查驗督撫再行
委員坐口協同稽查如有報少載多及年貌不符
者卽行拏究保結之人一并治罪回棹時照前查
點如有去多回少先將船戸人等嚴行治罪再將

言之易行之難

也

前經詳悉降諭意指甚明乃猶膠執謬見惟恐內地人
留住之人家屬嚴加追比或有意外事故務取隣
外出設爲種種嚴切科條殊屬可笑朕實不解
船甘結通報存案後有發覺具結之人嚴坐其罪
噫嘻異哉全未領會朕意朕謂歲遠不歸之人既不樂
原詳之員一併叅處再飄洋船隻出口之處閩省
居中國聽其自便但在外已久忽復內返踪跡莫可端
者總歸廈門一處出口粵省者總歸虎門一處出
倪倘有與外夷勾連姦詭陰謀不可不思患預防耳覽
口其別處口岸一槩嚴禁如有違禁在別處放船
所奏不知爾等具何意見況大海茫茫非江湖可比設
者卽行查拏照私越之例治罪至從前存留外國
若失風飄沒無蹤亦追比其家屬有是理乎
之人其年分之久暫實難稽查前蒙
頒到海洋事宜內載康熙五十六年定例所去之人留
在外國將知情同去之人枷號一月仍行文外國
將留下之人解回立斬等因後奉

聖祖仁皇帝有令回內地之

旨是以歷年回籍之人俱稱係例前所去竟致無可稽查

是何言歟近年去者豈無親戚鄰里之可考證遠年去者豈無近事新聞之可難詰泛泛不切之論總與朕意相反通盤俱屬錯謬從何批諭

今若分別近年者准其回籍遠年者不准再歸則凡欲回來者無不自稱爲近年所去反致被其欺朦臣等愚見仰請於奉

旨准行之後臣等欽遵傳諭到彼處之時定限一年如有願回之人不論年分遠近俱准其附船回籍查明交地方官點驗查管不許復往如一年限內不回卽係甘棄鄉土之人槩不准其再回倘從夷船

此論是但爲期又覺太促

附載前來者亦不准進口敢有違禁私縱入口發

覺之日官民俱照容留逃人例議處治罪此定例
立限之處多寫傳單發交出洋貿易商人令其帶
往曉示如此則先去之人可以依限回籍而現在
前往者亦不敢再留異地矣是否可行臣等謹遵
旨先行繕摺具
奏伏乞
睿鑒裁定另疏具
題謹
奏

具題到日有旨

浙閩總督臣高其倬謹

奏為奏

聞事竊照開洋一事經臣

奏請仰蒙

聖恩准行欽遵在案臣隨行令凡飄洋船隻務令將船

上人數據實造報先取族隣地保不敢稽留外地

甘結地方官加具印結并塡左右箕斗再令海口

文武各員查驗明白方准放行檄行各屬并張示

曉諭已經數月有餘續於雍正五年十一月十三

日臣准到提臣藍廷珍咨稱據洋船戶陳國泰等

舖戶張喻義等呈稱舵水人等終年操駕手皮粗厚羅紋不明箕斗難辨且通船數十人臨時開棹不無死喪病故另行雇募原結難符箕斗不對至貨客多有別州越府之人臨時搭船令回取結勢必稽遲風汛請於出口之時將船內舵水貨客姓名年貌籍貫逐一造報同般實行家具結赴廈門同知及水師提督中軍衙門存案入口之時如缺少一人遺留外國重甘罪責等由又據管理海關事原任鹽驛道陳豫朋詳同前由臣行司道詳議隨據會詳在廈行保多係有身家之人舵水商客

責成該船戶具結仍著各行保船戶五名互結送
厦門同知及水師中營衙門查驗日後回棹時按
册查點倘有互異將原保結之行保船戶嚴治其
罪以此責成則船戶不敢容其冒頂而箕斗似可
免填亦可不必取具隣族保結矣等因臣隨批水
手人等牽篷扯索箕斗不明免其填註至取隣族
地方保結一節通飭已經數月何以俱不遵照取
具此時方以風䊵爲巧飾之詞且商客船主皆泉
漳之人居多相離不遠俱行仍令取結批行去後
近聞各商客仍有以坐失風期有誤客貨爲詞在

廈具呈請詳者似此奉行已數月之久相隔地遠
者不過數百里乃竟不回縣取結延至臨時欲以
誤期誤貨脅制冀免以便營私臣斷難任其借端
脅制遂其刁計所有情節臣謹詳行繕摺奏
聞謹
奏
堅執不移甚善魯論云民無信不立凡百處悉宜如是
無可疑者當此創始之際稍若游移將就向後法不行
矣誤貨誤期皆伊等自誤與人何涉
同日又

奏爲奏

聞事竊臣訪得興化府莆田縣軍犯郭允宣原係武舉恃家富族盛霸惡強橫爲害地方犯事發配山海衛令人頂替又復報死潛回從前數年躲在鄉中教人拳棒近因年老事久常常回家潛住通縣之人俱畏其族強勢大不敢舉首至於府縣衙役營兵頭目人人交厚百方爲之隱蔽臣近訪其回城度歲密令遊擊李蔭樾躧實拏獲據供係先以人頂冒後報病故康熙五十七年逃至京中居住五十八年逃回福建先年原教拳棒近日老病無曾

教人等語除臣已行具
題外所有情節理合繕摺奏
聞謹
奏
斯舉甚屬可嘉事事咸肯似此留心整理何慮地方殘
穢不除風俗不美郭允宣亟當處死以爲不法者戒
同日又
奏爲奏
聞事竊查福建人情愚悍輕浮好事凡有喧鬧一唱百
和泉漳二府尤甚雍正五年十二月十一日學臣

程元章在漳州府教場考試馬箭因人擁擠軍牢執鞭趕打誤打著武生何衝斗泉生童人等遂因此喧閙丟擲瓦石其所以如此之故因學臣矢意拔擇實才凡武童必要其弓箭好漢仗可觀者方看策論取進其年老弓箭不堪者俱止令射一二箭卽行攔下不令再射無知之徒因此懷怨遂借以洩憤而好事之人亦相附和似此惡習大干法紀而生童如此尤可痛恨除當時學臣程元章已令提調拏獲棍童徐仲顏英林鳳等七人臣據各屬員稟報業已飛飭地方官盡力嚴拏詳行研審

務得實在爲首之人盡法嚴擬重懲另行具

題外所有情節臣謹先繕摺奏

聞謹

奏

好朕已聞之業經有旨矣

同日又

奏爲奏

聞事竊照水師提臣藍廷珍患病情形經臣具摺

奏明續於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臣所遣往問

視提臣之把總胡楷稟稱提臣藍廷珍病已全好

見屬員辦事如常該把總面見惟氣比前少弱今
年正月以來比前全好所有情形臣謹繕摺奏
聞謹
奏
藍廷珍病已全愈業既聞之矣水師提督一任仍當留
心預擇克勝之人朕亦時時在念此缺實屬緊要
同日又
奏為奏
聞事竊查閩省同安縣大姓李姓陳姓蘇姓莊姓柯姓
合為包姓小姓各雜姓合為齊姓彼此聚衆列械

格鬬互相傷殺一事經臣將不行報出之署同安

縣知縣程運靑署同安營遊擊孫濂

題參臣看原任臺灣府知府孫魯雖不勝臺灣之任

然人頗明白歴練隨委令前往辦理又委延平協

右營遊擊張起雲往署同安營遊擊事務福州城

守營守備王振署理同安營守備事務

命往候補知縣吳永權署理同安知縣事務令會同將

爲首之人查拏嚴審又將臣辦理之意詳諭令其

先行嚴切曉諭如仍敢藏匿不出聽審卽著兵役

嚴拏爲首之人加倍重處兹據孫魯張起雲等稟

稱到同安嚴行曉諭數日之後其大姓小姓各爲首之人俱皆一一投出聽審隨將大姓爲首之李那小姓爲首之葉祖傳皆行監禁餘兩邊幫附爲首之人俱分別拘候臣已令與泉道張廷枚同孫魯會同地方官研審實情分別嚴懲另行具

題請

旨以警愚悍外所有兩姓爲首之人發審情節臣謹先行繕摺奏

聞省此種惡習當力懲之天下未有不可整飭之風俗不可教化之百姓亦未有不可委用之屬員總在督理得人與否耳不得其人雖醇樸易治之區亦將變爲囂

聞再查福建泉漳二府大族強橫此風相延不息皆因泉漳之地每一大族之多事者其中必有姦惡有

競難治之地泉漳人情強橫至是良由從前督撫寬縱使然若再經一二任好好先生爲之則將流蕩至於不可問矣

力之人暗提線索衆人聽其指揮伊却不出頭置身事外另尋一愚悍潑賴之人率衆與別族械鬭即如此一事其大族率人械鬭者係李邦固是一兇頑慣盜然臣細訪此族中平日爲之主持暗提線索者乃係李東是原任叅將李若驥之兒捐納貢生一切爭鬭皆伊主持一切訟盜皆伊護庇若此事據外面情節止處李邦不處李東仍不足以警戒姦頑令拘審之時李東已令到案臣必究其

好

平日惡蹟另行嚴懲臣之愚見嗣後凡泉漳生事之大族細訪察其如此暗提線索之人及敢於率

應如是

衆打鬬者重則枷斃稍輕則充發遠省使衆人知
警不敢爲主張倡率之人庶其風可以漸息而遠
發之人地遠勢孤亦必不能倡和爲非再泉漳二
府向因防海寇家家有刀鎗器械自守遂沿爲積
習以爲故然今應因此格鬬查收但地方守令及
營汛員弁若不善於辦理稍假手胥役目兵不但
滋擾而所收仍必不能淸楚臣先揀最緊要之處
擇能辦之文武各員卽行查收料理其餘以次料
理此懲戒爲首之人及查收鎗械臣必竭力辦理
期有成效斷不因循遲緩謹一并奏
聞

聞謹
奏

此等處要須鼓舞屬員實心盡力方能有濟設遇一二件
有爲者甫欲整理稍加振作緣耳目不明讒謗易入拘
以文法不原其情輒目之爲多事喜功屬員窺見隱微
人人惟思潔身自全而已誰肯任怨冒愆勇往向前汝
等督撫操通省權衡意指所向好惡愛憎關係匪淺若
肯強勉如此力行一二年後見有成效始信朕言之不
誣也一人之精力有限如不能合衆力以爲用諸務殊
難就理惟宜廣視聽勤訪察再加以委用得人則何事

不克辦集耶

同日又

奏爲恭謝

天恩幷陳臣悃事竊福建省倉穀錢糧蒙

皇上特命廣東巡撫楊文乾浙江觀風整俗使許容吏部郎中鄂彌達內務府員外郎今陞福建鹽運使伊拉齊等會同福建巡撫常賚徹底清查今積年銀穀仰荷

皇上隆恩皆已一一清楚臣感激無地慚愧無地伏念深恩臣身叨封疆重任復受格外

深恩於此緊要重務不行清楚查辦仰負
聖恩俯懶臣職惟有跪懇
皇上將臣重賜治罪臣心稍以得安臣繕
奏之際執筆愧無一詞謹此恭謝
天恩并陳下悃伏乞
睿鑒施行謹
奏
似此虛浮套語朕殊厭覽
雍正六年二月初十日福建總督臣高其倬謹
奏爲奏

聞事竊查福建地方自上年冬末日日晴霽今年正月
上半月以來又連皆晴天福省地暖麥熟頗早二
麥急需雨澤即稻田雖尚未至種時其田中亦得
雨水浸泡土方酥軟將來插秧易於暢茂茲自正
月二十日至二月初旬日日有雨且又甚大二麥
甚為得力現已有抽穗者百姓僉云一定有收稻
田內之水俱滿將來早稻插秧水可足用再自上
冬至今春福省米價和平惟正月初民間見無雨
恐麥不收成泉漳米價畧長每石賣一兩六七錢
今得雨之後又每石仍賣一兩四五錢不等所有

情形臣謹繕摺奏

聞謹

奏

據奏閩省情形已悉未知汝會聞浙豫滇黔荷蒙

上蒼所賜之雨雪膏澤否也

雍正六年四月十二日福建總督臣高其倬謹

奏爲奏

聞事竊照福建今年二三月以來雨水甚多各府二麥

俱有八分以上收成早稻各處已插完十分之九

所餘者現在栽插惟三月二十一二等日大雨甚

急山溪之水下來太驟福州府之西南二三十里內稻田所種之秧水俱蓋過秧頂數寸亦有一尺多者一日之後雨止水退稻秧依舊青茂竝無傷礙餘延建泉漳等七府俱無此大水稻田俱好至各府米價目下每石自一兩二錢起至一兩五六錢不等所有情形臣謹繕摺奏

聞謹

奏

閩省自不能全慶豐收何也吏治如斯安望嘉應侯朱綱到任後或看有無徵驗

天道惡僞惟一派公誠方能默有感召

同日又

奏爲恭謝

天恩凜遵

聖訓事竊照福州副都統阿爾賽自京回閩口傳雍正

六年正月初八日欽奉

皇上訓誨微臣

諭旨臣跪聽之下感激涕零伏念臣一介庸愚仰蒙

聖恩畀以海疆重任柔懦愚昧罪戾山積捫心自問夙

夜無以自安乃荷

聖主天高地厚之恩

訓誨諄諄無微不至臣若不警心刻骨痛自悛改不但上負

聖恩抑且有覥人類嗣後臣必痛改柔懦斷絕猶豫凡

辦理事務及分別屬員務立剛果一定之見不存

游移兩可之習除預備水師提督人材及稽查料

理沿海姦民之處臣另摺具

奏外所有臣感戴凜遵

聖訓情節繕摺奏

聞謹

奏

嗣後痛改與否在汝捫心自揣耳

同日又

奏爲奏

聞事竊臣前

奏摺內欽奉

硃批顏光旿何如又福州副都統阿爾賽回閩曰傳

聖諭水師提督藍廷珍年紀已老

命臣於所知人內預思賢員以備將來任用欽此欽遵

聖主伏查福建水師提督之任實爲緊要藍廷珍近日

病已全好現可辦理但年已六十之外又有舊日
痰病預行選備人材我
皇上睿鑒深遠周詳無微不至臣謹就愚昧所見據實
詳
奏臣看新調臺灣總兵王郡人明白來得向在浙江
福建做將官時管兵甚爲整肅近赴臺灣之便臣
留住省城數日又加細看其於福建及臺灣情形
極爲熟悉且於海疆事務甚知輕重緩急之宜能
有定見過海屢次並不暈船水師中事務亦俱知
道臣以爲可預備水師提督之用福寧鎮總兵顔

臺灣地方最關緊要豈可動移王郡人材原屬可取雖
然經此一任再看

光昕老成歷練辦理營伍井井有條可勝一提督

若暈船則不相宜矣

之任近來間亦有病惟坐海船頭暈雖水師提督
係總統調度之人不比將備必要衝風破浪然遇
有緊要之處亦須身到目擊則指麾更爲親切而
將士愈加奮勉若才勝提督之任又能不暈船乃

伊自不敢承當此任無庸預擬

爲更好福州副都統阿爾賽人來得辦事勤密亦
暈船海壇鎮總兵朱文熟於水師操守好辦事勤

朱文非弱也乃過於解事不肯擔任耳亦豈提督材料

愼擔當處畧覺稍弱在福建水師中是一好總兵
以上四人臣所知之中俱係好者就臣愚見若預
備水師提督之選臣以爲王郡爲首可備任用阿

爾賽次之顏光旿又次之朱文又次之其實料理
營伍以阿爾賽之才具與顏光旿之暗練相較原
不相上下但臣細查人之不暈海船可以操演而
能卽閩省水師之中生來毫不暈船者千百人中
不過數人其始終暈吐操演不來者千百人中亦
不過數人其餘皆漸漸操演久之自能不暈顏光
旿年紀亦大似難操演阿爾賽年力壯盛可以操
演故臣以爲顏光旿次於阿爾賽臣謹就所見奏
所論雖是皆不切當適許良彬來京陛見可勝此任朕
甚慶得人心少安矣
聞伏乞
皇上睿鑒再南澳地方緊要爲粵閩洋盜出入門路此

處嚴密實在扼住盜艘之咽喉幷可查盜窩之根
脚現在總兵陳祖訓居官及才調俱係中平不勝
此任臣查海壇一鎮其緊要比南澳少差臣謹仰
乞
已有旨將許良彬調補南澳矣陳祖訓到金門之後若
皇上聖鑒以朱文與陳祖訓對調於人地相宜海疆有
奮勉盡職則已如仍懈弛不稱具疏參來
益再水師人材甚關緊要臣謹就臣所知詳細另
繕名摺恭呈
聖覽仰備
睿鑒謹
奏

水師列名一摺留覽斯不過就汝目前所見而言將來亦不可固執謂已有此摺在大內也

同日又

奏爲欽遵

聖諭事竊照福州副都統阿爾賽回閩口傳欽奉

聖旨中國民人過海到外國居住有十年十數年者回來沿海居住造揑無影浮言煽惑人心無識愚人不辨是非有從之妄行者亦未可定似此應密諭地方官巡查訪察有此等之人不可令在海邊居住當遷移之於內地散其隨附妄行之黨不但內地淸靜卽

外國聞之亦生警懼矣欽此臣謹欽遵
聖諭除密行兩司沿海道府廳縣各鎮協營文武密查
辦細訪幷密咨會撫臣水陸二提臣嚴密察訪實力
來查拏外臣更另自嚴密設法詳細時時加意訪查
聖旨幷切諭屬員不時上緊留心一有此等人消息形
聖諭跡立卽嚴拏必獲務盡根株情重者盡法嚴處餘
奏充發腹省其有經臣訪拏究實而屬員不知者嚴
聖覽叅重懲以絶引誘之源煽惑之弊庶惡黨無所藏
姦外地聞而知警所有臣欽遵查拏辦理之處謹
繕摺奏

聞謹

奏

實力設法搜緝留心密訪始不致有疎漏空言何益勉爲之

同日又

奏爲欽遵

聖訓痛自奮勉事竊臣前奏水師提臣藍廷珍患病一

摺奉有

皇上硃批臣跪讀之下不勝愧恧惶悚涕淚如雨雖犬馬猶知報主況臣過蒙

天地之恩仰荷封疆之任寧甘犬馬之不若嗣後惟矢
此寸心恪遵
聖訓竭盡心力痛改優柔訓勵所屬將備培植水師人
材務期少有實效斷不徒飾具文至一切賢否可
任與不可任之處必就臣所見決定再仰請
聖鑒總之臣果能如所
奏與否自難逃
皇上睿照之中臣斷不敢一毫粉飾所有臣恪遵
聖訓痛自奮勉下悃謹繕摺奏
聞仰祈

睿鑒謹
奏
凡人但於晨起出戶時仰首對
天無慚晚歸就寢時捫心自問不愧斯於立身行己之道
其庶幾矣
同日又
奏爲恭繳
奏摺事竊臣欽奉
皇上發交臣審周鍾瑄一案禪濟布江繼煜景考祥等
奏摺共三件又宜兆熊毛文銓會

奏摺一件今此案經臣審擬業已另疏具
題仰祈
睿鑒外所有臣原欽奉到
皇上發交臣
奏摺四件理合恭繳謹
奏

此案之審擬殊屬可笑之至卽斯一事據所辨理而論
若言已知朕意所向痛改前尤實令人疑而難信也原
交四摺仍復發回爾將日前朕所面諭此案之始末情
節一一備述與朱綱許容知之

同日又

奏爲臣罪難逭恭謝

天恩事竊臣前奏摺內欽奉

皇上硃批前日閱爾續報之摺忽見有業已奏聞之語

朕疑訝良久隨經批爾查覆今覽此奏始知到遲之

故數千里外關河迢遞漫不計算緩急先後遂逆尅

必到之期而預作是語殊欠精細欽此臣跪讀之下

不勝慚懼所奏之事關係緊要臣乃不計程途之

緩急到期之先後疎忽錯誤以致上煩

聖心臣實罪不可逭仰蒙

天恩仍加以

訓誨臣感激無地惟有愧懼戰慄謹繕摺恭謝

天恩伏乞

睿鑒謹

奏

總屬可笑絜矩之道全然未講身不居帝王之位遂不知帝王之苦衷目不親士庶之事又焉知士庶之疾痛朕之苦衷非但不能深知并且全不體諒安望能仰慰朕懷耶

雍正六年六月初七日福建總督臣高其倬謹

奏爲奏
聞事竊查福建四月以前雨水甚匀各處二麥有八分
以上收成米價平減泉漳二府尤爲平減四月間
泉漳糙米每石只賣銀一兩二錢自四月末至五
月十六七日福興延建邵汀六府及福寧州二旬
無雨早稻覺旱於五月十八九至二十五六等日
各府俱陸續得雨除延建邵汀四府其稻係只種
一季者收成在九月十月其分數方定現在田禾
秀茂至福興二府之田係先種早稻六月內收畢
早稻又插晩稻九月十月間再收晩稻泉漳兩府

亦然現今此四府之早稻俱已刈穫漳州府有九
分收成泉州府有八分以上收成興化府有八分
收成福州府得雨稍微高田未透足其低田有八
分收成平田有六七分收成高田有五分收成福
寧州地方俱經得雨亦尚未透足臺灣府雨水勻
足禾苗茂盛其稻收割尚遲現在各府米價如常
甚平泉漳二府比四月之價每石又減一錢再今
年閩省四月中五月各府之地俱有時證頭疼發
熱皆病三五日即愈不甚傷人臣等率同各屬俱
施設醫藥調治現今時氣已退病者已少所有各

似此觀望探聽然後補行奏聞之舉何能瞞朕鑒照

項情形臣謹繕摺奏

聞謹

奏

覽

雍正六年七月初六日福建總督臣高其倬謹

奏為奏

聞事竊查臺灣道吳昌祚陞任員缺臣接准部文以朱

鴻緒補授臣又接准吏部咨開雍正六年五月初

二日奉

上諭前朱鴻緒在朕前奏稱鳳陽府原有積欠十萬餘

兩伊在任設法勸諭督催於一二年之內將積欠十萬餘兩悉行催完所欠不過數千金等語朕以其實心辦事曾經降旨嘉獎今聞鳳陽府積欠並未全完刁承祖接任始徵收三萬餘兩尚有七萬餘兩未曾完納不知朱鴻緒從前陳奏是何意見著行文朱鴻緒令其明白回奏欽此合咨等因到臣欽此欽遵臣擬俟朱鴻緒到閩之時即遵

旨令其明白回

奏迄今已久朱鴻緒尚未到閩臣愚以爲臺灣地方緊要道缺旣難久懸且恐朱鴻緒或係一膽大妄

誕之人卽使到閩令其赴任伊若任意行爲必致
貽誤臣因地方起見謹一面奏
聞一面俟朱鴻緒到閩臣竟留之省城令其明白回奏
候
旨至臺灣道一缺臣看新到汀漳道孫國璽前在杭州
知府任內官聲才具俱好近見其人心地明白爲
人端方用之海外重地似爲相宜仰祈
皇上以孫國璽調補臺灣道其朱鴻緒俟其明白回
奏之後若無虛妄之處再以道員補用臣謹就所見
繕摺奏

聞伏乞
睿鑒謹
奏
此奏甚是已有旨矣
雍正六年八月初十日福建總督臣高其倬謹
奏爲奏
聞事竊查福建省自七月初旬以來興化漳州汀州建
寧邵武延平福寧六府一州之各屬有報得雨霑
足者有報得雨甚大者有報連得小雨者將來晩
稻俱可有收其雨小之處不過收成稍減惟福州

泉州二府所屬天氣甚旱除永福縣已報霑足其
古田羅源閩清安溪永春德化六縣俱報已得大
雨晚稻將來可得五六分收成餘福州府屬之閩
縣候官長樂福清連江泉州府屬之晉江南安同
安惠安此九縣所有晚稻十停之中田內無水竟
不能種者二三停已種稻而乾壞者二三停俱無
收成餘四五停內有山泉及潮水浸泡者二一分有
水可車潤者三分此四五停之田將來晚稻可望
四五分收成臣同撫臣朱綱現遣員詳細踏看分
別成災分數另行具

題外臣前
奏摺內奉有
硃批閩省自𠃔不能全慶豐收何也吏治如斯安望嘉應
俟朱綱到任後或看有無徵驗
天道惡僞惟一派公誠方能默有感召欽此欽惟我
皇上聖鑒早已見徹
聖主睿照如神臣罪萬死莫贖臣奉讀無狀深負
聖恩上干
天和下貽民瘼慚愧汗慄無地自容伏乞
皇上立賜嚴治臣罪以爲不誠不公貽誤封疆之戒臣

實無詞但臣犬馬寸忱更有冒死仰懇
天恩者臣當無事之時玩廢封疆而當旱災既成之後
將難辦之處卸肩他人雖則臣膺重罪而臣仍因
此作事外之人臣心萬不能安萬不肯安臣謹垂
淚叩頭仰懇
皇上重治臣罪或暫留閩聽督撫差遣檢旱災最甚極
緊要之地令臣幫同州縣辦理一切糶賑之事事
一竣畢即正臣罪使臣心於萬分難安之中得盡
犬馬之心於毫釐死亦瞑目實出
聖主天地父母之恩臣不勝惶悚愧恧之至謹

奏

果肯如此誠心悔過返躬自責試觀來年

上天之錫佑必不爽也

同日又

奏爲奏

聞事雍正六年四月十八日臣訪聞臺灣北路地方有

姦徒結盟拜把藏有大旗二面長槍四十桿以雙

龍蜘珠銀班指爲號又有僧人梁懷以假辮冒爲

俗人形迹可疑臣隨飛檄臺灣鎭道府縣密行訪

緝嚴拏會訊去後於四月二十一日據臺灣鎭總

兵王郡稟據諸羅縣知縣劉良璧訪聞縣屬茇仔林地方有無知棍徒招類結盟拜把隨經拏獲湯完陳岳二名又續獲蘇亮賴妹朱寶陳斌魏迎魏祖生共八名嚴訊衆供相同除蘇亮相約未到外餘係每人出銀一兩陳斌起意招人於雍正六年正月十三日在湯完家結父母會歃血拜把共二十三人湯完爲大哥朱寶爲尾弟三月十九日係湯完生日又要招人拜把十八日即被拏獲等情并據臺灣道府及諸羅縣報同前由臣又批令務盡嚴拏夥黨去後於七月初七日據臺灣鎮道府

縣等各稟稱陸續叉拏到蔡祖黃富方結吳竈張
壽吳科王馬四黃贊許亮林二等十人反覆嚴訊
與前獲之湯完等所供無異剌血滴酒設誓拜把
是實並無大旗長槍軍器除未獲之阿叉林生林
茂鬼里長蘇老典現在嚴拏務獲究擬蘇亮審無
入夥外查定例異姓歃血訂盟不分人之多寡照
謀叛未行律爲首者擬絞監候爲從者杖一百流
三千里此案雖湯完爲大哥實係陳斌起意招人
應以陳斌爲首擬絞監候其湯完等各犯均照爲
從擬流黃贊蔡祖朱寶年未及歲應照例收贖具

稟前來又臣於八月初一日據諸羅縣稟報於六
月內該縣同守備楊樊訪得縣屬蓮池潭亦有棍
徒拜把拏獲陳卯一名供係蔡蔭爲大哥共二十
一人隨又陸續拏獲蔡蔭林寶楊派田妹廖誠林
元洪林生周變黃戊董法石意黃富曾厖蕭養等
嚴訊係蔡蔭爲大哥雍正四年五月初五日與陳
卯林寶楊派田妹廖誠周變周添曾文道吳結林
元黃富董法十三人結盟是實並未歃血又於雍
正六年三月十八日在蕭養家飲酒舊盟十三人
新添洪林生施俊郭緞曾厖陳郡黃戊蕭養石意

八人共二十一人再行結交毋會拜把內周變不
到共二十人仍以蔡蔭爲大哥以石意爲尾弟並
無器械擬將蔡蔭照未結歃血焚表結拜兄弟爲
首例杖一百折責四十板陳卯等合依爲從例杖
八十折責三十板內董法石意僅十五歲應照例
量予責懲會攴道周添吳結施俊陳郡五犯嚴緝
務獲究擬又據臺灣鎮道知府亦各禀報到臣臣
查臺地遠隔重洋風習不純人情易動此等之事
懲治當嚴且結盟以連心拜把以合黨黨衆漸多
即謀匪之根何可從輕發落臣擬將湯完陳斌俱

行令曉示立斃杖下以示懲警餘人照例解審問
流蔡蔭二次拜把為首亦應杖斃餘者加重枷責
押過海交原籍禁管安插隨將此意商同撫臣朱
綱撫臣意亦相同正在會同檄行臣又訪聞此二
案內頗有案盜在內若曾經為盜雖為從者亦難
輕縱臣現又飛行確查俟分別明白再行詳飭發
落所有情節臣謹先行奏
聞其梁懷一名細令研審實係貪戀幼童故扮俗人無
為匪情由除臣行令查明係何項之僧照例加處
謹一併附

奏

知道了處斷俱屬合宜

同日又

奏爲奏

聞事竊查福建飄洋船隻仰蒙

皇上隆恩准令前往外洋貿易臣隨欽遵行令厦門文

武各員將各飄洋商船人貨俱取地方官印結及

行家的保各結嚴查明白陸續於雍正五年十月

以後六年三月以前共船二十一隻由厦門出口

前往今於本年六月末旬至七月內據署泉州海

防同知張嗣昌前後共報商船戸魏勝興等一十
二船俱已回厦共計載米一萬一千八百石餘係
燕窩海參蘇木牛皮各貨原人俱各照數回厦惟
高陞船內有原去客人康萬王之賜二人因貨賬
討不起暫留住咬𠺕吧討賬俟來年搭船回籍又
魏勝興船內載回原留住咬𠺕吧人黃龍等五人
內林哲一名在船病故林萬春船內載回原留住
咬𠺕吧人郭堂等四人謝合興船內載回原留住
咬𠺕吧人陳伯等三名高陞船內載回原留住咬
𠺕吧人郭加等十八人女眷一口小男孩二口小

女孩一口甘弘源船內載回原留住咬𠺘吧人李
從一名陳得勝船內載回原留住安南人陳茂與
等三名各等因到臣臣隨飛飭該管文武各員將
帶回之人詳細訊供係何年留住外地係何縣人
何處居住家中有無父母妻子詳行查訊具報去
後茲據署泉州海防同知張嗣昌查訊今已經報
到者據訊問魏勝與船內帶回之黃龍供係龍溪
縣人在西門內居住有妻有二子在咬𠺘吧十七
年了在彼賣茶生理據朱猜供係龍溪縣人南門
外居住有妻有一子在咬𠺘吧十八年了在彼種

田據韓聘供係龍溪縣人在北門保居住有妻有
一子在咬𠺕吧十八年了在彼種園據陳厚供係
龍溪縣人在二十七都長州鄉居住有妻有一子
一孫在咬𠺕吧十五年了在彼賣草等因并詳將
載回留住外洋各民人交各地方官查明安插前
來臣隨批令將伊等押交各該府縣取具族地的
保嚴密收管暫令在家居住外臣查留住外國人
民一事自開洋一年以來詳細留心察訪近確知
此等留住外國之人實因往彼貿易種田謀生其
此卽信以爲然寧可再加察訪在外如許年歲一旦復
留髮情節實因咬𠺕吧呂宋俱係和蘭國人皆留

回安保毫無情故飭令屬員徐徐設法誘問務悉其底
裏
髮住居彼地貿易若不留髮不能住居行走實無
他故臣愚昧之見詳看情節此項回來之人應著
落各該管地方官查明取保嚴管安插不許滋事
亦不許再行前往但係久住外國回來之人臣未
敢擅便謹繕摺請
旨伏乞
睿鑒謹
奏
俱係未經奉旨宣示以前之人應准安插原籍但須留
心察訪其情形耳

雍正六年九月十七日福建總督臣高其倬謹

奏爲奏

聞事竊照福建省入秋各處缺雨情形臣已繕摺

奏明此後各處陸續俱得小雨至八月十三四兩日

各處俱得大雨各處晚稻雖未收割看其情形漳

州府可有八分收成汀州府福寧州可有七分收

成其餘各府俱有六分收成惟福州府屬之閩縣

侯官長樂福清閩清五縣泉州府屬之晉江南安

同安三縣雖俱得雨其未插之田及已枯之稻皆

不能有收此八縣已據報具疏會行

題報又泉州之惠安縣晚稻亦無收成現經臣批查
此一縣俟另行查報再臺灣府七月中旬以前雨
水甚好田禾茂盛自七月半後至八月初旬俱缺
雨水田禾亢旱近據報呈八月十三四日俱得大
雨田稻可望收成但尚有雨水未足之處將來收
成必稍減分數等因臣謹將雨水情形詳細奏
聞臣查福建人稠田狹豐年米穀貴於他省今秋成歉
薄歲底來春價必昂長應預行酌量情形籌備平
糶米穀以平市價以備民食現在延建邵三府所
屬雖收成不甚豐足素係產米之地尚可自給汀

漳二府收成尚好漳州民雖繁多亦現有所存運貯江浙米穀足備接濟青黃不接可無庸預籌外其福屬之閩侯福長清泉屬之晉南惠同九縣較他處收成更薄人民更稠將來米價必至騰貴今總計福州府各項米穀共可得米一十二萬六千餘石泉州府各項米共可得米四萬一千九百餘石以備來年平糶似屬不敷此應早籌接濟臣再四細思福州府應再籌備米四萬石方可敷用此外再多備萬餘石以接濟興化府二縣海壇金門銅山烽火各處兵民稍不足之用泉州府再應籌

備米八萬石三共應需米十三萬石計臺灣來年例應運米五萬石撥糶泉漳二郡今年收成稍好來年只須撥二萬石以三萬石撥糶泉州但厦門亦屬要地應分糶一萬石以濟厦門所餘之米泉州可得二萬石尚不足六萬石臣再查今年臺灣應運糶泉漳米五萬石因泉漳米價甚平不曾撥運仍存臺灣前酌令撥運穀十萬石易補福倉今補倉之處且可不行祇以備濟平糶爲重應趁此冬春間仍令臺屬運米五萬石即速辦理發運以米三萬石運赴福州合之現存之米微覺歉少然

僅不足萬餘石亦易籌濟如此則福州平糶有資
至泉州所少之數應令臺屬將五萬米之內運二
萬石到泉其尚不足之四萬石再加接濟興化等
處之一萬石共五萬石應目下即行委員將現在
存司米價交令齎往江南買米五萬石於今冬來
春運到以備接濟如此則泉州及興化二縣各島
亦平糶有資矣臣現與撫臣朱綱商酌另行具
題辦理所有情節謹先繕摺奏
聞謹
奏

前據朱綱奏到業經有旨將江浙漕米截留二十萬石以濟汝等之用今覽所奏閩省現存米穀情形再加以截留之米似可從容辦理矣倘慮仍有不敷當預行奏聞候朕更爲裁酌凡事有備則無患免致臨期張惶失措也

雍正六年十月初八日福建總督臣高其倬謹

奏爲奏

聞事竊照臺灣地方緊要文武各員必俱稱厥職始於

海疆不致貽誤茲查現在武員之中有安平協中

營遊擊蔡徵溫寬縱兵丁不加嚴管臣業已具疏

題叅又臺灣鎮標右營遊擊洪繼龍才具中平不宜
海外之任臣現具疏請調內地另選幹員調往辦
理至文員之中知府俞存仁人甚老成明白近日
精神甚是不及事多堆滯恐有貽誤請調回內地
調養看其精神如能復舊再請酌量
題補至臺灣知府一缺甚關緊要臣所知者有原任
福建羅源縣知縣今陞江西南安府知府倪象愷
才守俱好人亦老成持重若蒙
知府倪象愷調補之處候另旨從部頒發
聖恩賞調可以勝任又臺灣縣張廷琰前經臣保舉蒙
聖恩放授臺灣縣知縣今辦理諸事拘謹執泥展布不

開不勝臺灣縣之任臣冒昧保

題所舉不當不勝慚懼伏乞

聖恩將臣交部嚴處其張廷琰原係革職之員請仍革

職除臣另疏具

題請

旨外所有情節臣謹繕摺奏

聞謹

奏

具題到日有旨

覽



